

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等心云何為四。慈悲喜護以何等故名為梵堂。比丘當知有梵大梵名千無與等者無過上者統千國界是彼之堂故名為梵堂。比丘此四梵堂所有力勢能觀此千國界是故名為梵堂。是故諸比丘若有比丘欲度欲界之天處無欲之地者彼四部之眾當求方便成此四梵堂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一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須陀品第二十二

(一)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波沙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世尊清旦從靜室起在外經行。是時須陀沙彌在世尊後而經行。爾時世尊還顧謂沙彌曰。我今欲問卿義諦聽善思念之。須陀沙彌對曰。如是世尊。是時世尊告曰。有常色及無常色。為是一義。為有若干之貌。須陀沙彌白佛言。有常色及與無常色者。此義若干非一義也。所以然者。有常色者是內。無常色者是外。以是之故。義有若干非有一也。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快說此義。有常色無常色。此義若干非一義也。云何須陀。有漏義無漏義。為是一義。為若干義乎。須陀沙彌對曰。有漏義無漏義。是若干非一義也。所以然者。有漏義是生死結使。無漏義者是涅槃之法。以是之故。義有若干

非一義也。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有漏是生死。無漏是涅槃。世尊告曰。聚法散法。為是一義。為是若干義乎。須陀沙彌白佛言。聚法之色散法之色。此義若干非一義也。所以然者。聚法之色者四大形也。散法之色者苦盡諦也。以是言之。義有若干非一義也。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聚法之色散法之色。義有若干非一義也。云何須陀。受義陰義。為是一義。為有若干乎。須陀沙彌白佛言。受與陰義。有若干非一義也。所以然者。受者無形不可見。陰者有色可見。以是之故。義有若干非一義也。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受義事有若干非一義也。世尊告曰。有字無字。義有若干。為是一義。沙彌白佛言。有字無字。義有若干。非一義也。所以然者。有字者是生死結。無字者是涅槃也。以是言之。義有若干非一義也。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有字者是生死。無字者是涅槃。世尊告曰。云何須陀。何以故名有字是生死。無字是涅槃。沙彌白佛言。有字者。有生有死。有終有始。無字者。無生無死。無終無始。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有字者是生死之法。無字者是涅槃之法。爾時世尊告沙彌曰。快說此言。今即聽汝為大比丘。爾時世尊還詣普集講堂。告諸比丘。摩竭國界。快得善利。使須陀沙彌遊此境界。其有以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持供養者。亦得善利。彼所生父母亦得善利。乃得生此須陀比丘。若須陀比丘所生之家。彼家便為獲其大幸。我

今告諸比丘。當學如須陀比丘。所以者何。此須陀比丘極為聰明。說法無滯礙。亦無怯弱。是故諸比丘當學如須陀比丘。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眾前後圍遶。而為說法。爾時有長老比丘在彼眾中。向世尊舒脚而睡。爾時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加趺坐。計念在前。爾時世尊遙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彌端坐思惟。世尊見已便說此偈。所謂長老者。未必剃髮鬚。雖復年齒長。不免於愚行。若有見諦法。無害於群萌。捨諸穢惡行。此名為長老。我今謂長老。未必先出家。修其善本業。分別於正行。設有年幼少。諸根無漏缺。此謂名長老。分別正法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我等悉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五百世中。恒為龍身。今設當命終者。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之心於佛法眾。若有眾生無恭敬之心於佛法眾者。身壞命終。皆當生龍中。汝等頗見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我不遠。端坐思惟。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沙彌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於四禪而得自在。善修四意斷。所以然者。此修摩那沙彌有恭敬之心。向佛法眾。以是之故。諸比丘。恒當勤加恭敬佛法之眾。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金銀珍寶。車乘馬。瑠璃真珠虎魄水精。琉璃象馬牛羊。奴婢使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滿財。亦饒財多寶。車乘馬。瑠璃真珠虎魄水精。琉璃象馬牛羊。奴婢使不可稱量。復是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共相愛敬。未曾忘捨。然復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恒有數千萬珍寶財貨。在彼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將護。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珍寶財貨。在舍衛城中販賣。使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經紀將護。是時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有女名修摩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爾時滿財長者有少事緣。到舍衛城。往至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家到已。就座而坐。是時修摩提女從靜室出。先拜跪父母。後拜跪滿財長者。還入靜室。爾時滿財長者見修摩提女。顏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見已。問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曰。此是誰家女。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曰。向者女者是我所生。滿財長者曰。我有小息。未有婚對。可得適貧家不。是時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曰。事不宜爾。滿財長者曰。以何等故事不宜爾。為以姓望為以財貨耶。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曰。種姓財貨足相酬匹。但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釋迦弟子。汝等事外道異學。以是之故。不赴來意。時滿財長者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所出財寶不可稱計。長者亦當出財寶不可稱計。滿

財長者曰。汝今責幾許財寶。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曰。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時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復作是念。我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若世尊有所教勅。當奉行。是時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假設事務。如似小行。即出門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曰。世尊。修摩提女為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為可與為不可與乎。世尊告曰。若當修摩提女。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是時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曰。世尊。以方便智。應適彼土。是時長者頭面禮足。遶佛三匝。便退而去。還至家中。供辦種種甘饌。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長者曰。我用此食。為但嫁女與我不也。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曰。意欲爾者。便可相從。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此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寶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阿那那。阿那那財多寶。復莊嚴己女。沐浴香熏。乘寶羽之車。將此女往迎。滿財長者。男中道相遇。時滿財長者。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爾時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復他國。取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爾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設犯制者。當飯六千梵志。爾時長者。自知犯制。即飯六千梵志。然梵志所食。均食猪肉及猪肉羹。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或披毳衣。然彼梵志之法。入國之時。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見。爾時長者。即白。時到飲食。已具。

是時六千梵志。皆偏著衣裳。半身露見。入長者家。時長者。見梵志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前抱長者項。往詣坐所。餘梵志者。各隨次而坐。爾時六千梵志。坐已定訖。時長者。語修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等師作禮。修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人禮。長者曰。此非裸人。非不有慚。但所著衣者。是其法服。修摩提女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體在外。有何法服之用。長者願聽。世尊亦說有二事。因緣世人所貴。所謂有慚有愧。若當無此二事者。則父母兄弟宗族五親。尊卑高下。則不可分別。如今有雞犬。猪羊。驢騾之屬。皆共同類。無有尊卑。以有此二法在世。故則知有尊卑之異。然此等之人。離此二法。似雞犬。猪羊。驢騾。同群。實不堪任。向我等師作禮。此諸人。皆是我所事之天。修摩提女報曰。且止。族姓子。我不堪任。向此無慚愧。裸人作禮。我今是人。向驢犬作禮。夫復語曰。止。止。貴女。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亦非驢。復非誑惑。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修摩提女。涕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我父母五親。寧形毀。五刻斷。其命根。終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而作是說。止。止。長者。何故使此婢罵詈。乃爾。若見請者。時供辦飲食。是時長者。及修摩提夫。即辦猪肉。猪肉羹。重釀之酒。食六千梵志。皆使充足。諸梵志。食已。少多論議。便起而去。是時滿財長者。在高樓上。煩冤愁惋。獨坐思惟。



我今取此來，便為破家無異辱我門戶。是時有梵志名修跋，得五通亦得諸禪，然滿財長者所見貴重。時修跋梵志而作是念：我與長者別來日久，今可往相見。是時梵志入滿富城，往詣長者家，問守門者曰：長者今為所在？守門人報曰：長者在樓上，極為愁憂，大不可言。時梵志徑上樓，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乃至於斯，無縣官盜賊水火災變所侵，枉乎？又非家中不和順耶？長者報曰：無有。縣官盜賊之變，但小家中事緣不遂。梵志問曰：須聞其狀，有何事緣？長者報曰：昨日為兒娶婦，又犯國限五親被辱，請諸師在舍，將兒婦往禮拜而不從命。梵志修跋報曰：此女家者為在何國？近遠？娉娶？長者曰：此女舍衛城中阿那那耶女。時彼梵志修跋聞此語，已愕然驚怪，兩手掩耳而作是說：咄咄長者，甚奇甚特。此女乃能故在，又不自殺不投樓下，甚是大幸。所以然者，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曰：我聞汝語，復欲嗤笑。所以然者，汝為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種子行？此女所事之師，有何功德，有何神變？梵志報言：長者欲聞此女師神德乎？我今粗說其原。長者曰：願聞其說。梵志報曰：我昔日詣雪山北人間乞食，得食已飛來詣阿耨達泉。時彼天龍鬼神遙見我來，皆護持刀劍而來向我，並語我言：修跋仙士，莫來至此泉邊，莫污辱此泉，設不隨我語者，正爾命根斷壞。我聞此語，即離彼泉不遠而食。長者當知此女所事之師，最小弟子名

均頭沙彌。然此沙彌亦至雪山北乞食，飛來詣阿耨達泉，叉手執塚間死人之衣，血垢汚染。是時阿耨達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就坐。時均頭沙彌往至泉水之處，又復長者。當泉水中央有純金之案，爾時沙彌以此死人之衣漬著水中，却後坐食，食竟盪鉢，在金案上結加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便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空處。從空處起入識處。從識處起入不用處。從不用處起入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處起入滅盡三昧。從滅盡三昧起入炎光三昧。從炎光三昧起入水氣三昧。從水氣三昧起入炎光三昧。次復入滅盡三昧。次復入有想無想三昧。次復入不用處三昧。次復入識處三昧。次復入空處三昧。次復入四禪。次復入三禪。次復入二禪。次復入初禪。從初禪起而浣死人之衣。是時天龍鬼神或與躡衣者，或以洗者，或取水而飲者。爾時浣衣已，舉著空中而曝之。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中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我爾時遙見而不得近。此女所事之師最小弟子有此神力。況復最大弟子有何可及乎？何況彼師如來至真等正覺而可及乎？觀此義已而作是說：甚奇甚特。此女乃能而不自殺不斷命根。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乎？時女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

勝，而作是說：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爐，上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作是說：唯願世尊當善觀察，無能見頂者。然世尊無事不知無事不察。女今在此困厄，唯願世尊當善觀察。又以此偈而歎曰：觀世靡不周，佛眼之所察。降鬼諸神王，及降鬼子母，如彼噉人鬼，取人指作鬘，後復欲害母，然佛取降之。又在羅閱城，暴象欲來害，且如自歸命，諸天歎善哉，復至馬提國，復值惡龍王，見密迹力士，而龍自歸命，諸變不可計，皆使立正道。我今復值厄，唯願尊屈神，爾時香如雲，玄在虛空中，遍滿祇洹舍，住在如來前，諸釋虛空中，歡喜而作禮。又見香在前，須摩提所請，雨諸種種花，而不可計量。悉滿祇洹林，如來笑放光。爾時阿難見祇洹中有此妙香，見已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阿難白世尊言：唯願世尊，此是何等香，遍滿祇洹精舍中。世尊告曰：此香是佛使，滿富城中須摩提女所請。汝今呼諸比丘盡集一處而行籌，作是告勅。諸比丘有漏盡阿羅漢得神足者，便取舍羅，明日當詣滿富城中受須摩提請。阿難白佛：如是世尊。是時阿難受佛教已，即集諸比丘在普會講堂，而作是念：諸有得道羅漢者，便取舍羅，當於爾時眾僧上坐名君頭波漢，得須陀洹結使未盡，不得神足。是時上坐而作是念：我今大眾之中，最是上坐。又結

使未盡未得神足。我明日不能得至滿富城中食。然如來眾中。最下坐者名均頭沙彌。此有神足有大威力。得至彼受請。我今亦當往受彼請。爾時上坐以心清淨居在學地而受舍羅。爾時世尊以天眼清淨。見君頭波漢居學地而受舍羅。即得無學。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受舍羅者。君頭波漢比丘是也。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那律。離越。須菩提。優毘迦葉。摩訶迦匹那。尊者羅云。均利般特。均頭沙彌。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眾僧使人名曰乾茶。明日清旦。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是時彼長者及諸人民。上高樓上。欲觀世尊。遙見使人負釜而來。時長者與女便說此偈。

白衣而長髮  
露身如疾風 又復負大釜 此是汝師耶  
是時女人復以偈報曰。 此非尊弟子  
如來之使人 三道具五通 此人名乾茶  
爾時乾茶使人遠城三匝。往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千種。皆悉敷茂。其色甚好。優鉢蓮華。如是之華不可計限。往至彼城。是時長者遙見沙彌來。復以此偈問曰。

此華若干種  
盡在虛空中 又有神足人 為是汝師乎  
是時女復以偈報曰 須跋前所說  
眾上沙彌者 師名舍利弗 是彼之弟子  
是時均頭沙彌遠城三匝。往詣長者家。是時尊者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牛上結加趺坐。往詣彼城。是時長者遙見。復以此

偈問女曰  
衣毛皆青色 在上而獨坐 此諸大群牛  
女復以偈報曰 能化千比丘  
在耆域園中 心神極為朗 此名為般特  
爾時尊者周利般特。遠彼城三匝。已往詣長者家。爾時羅云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結加趺坐。往詣彼城。長者見已。復以此偈問女曰。

此五百孔雀  
其色甚為妙 如彼軍大將 此是汝師耶  
時女復以此偈報曰 如來說禁戒  
一切無所犯 於戒能護戒 佛子羅云者  
是時羅云遠城三匝。往詣長者家。是時尊者迦匹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為勇猛。在上結加趺坐。往詣彼城。時長者遙見已。復以此偈問女曰。

五百金翅鳥  
極為盛勇猛 在上無所畏 此是汝師耶  
時女以偈報曰 能行出入息  
迴轉心善行 慧力極勇盛 此名迦匹那  
時尊者迦匹那遠城三匝。往詣長者家。爾時優毘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結加趺坐。往詣彼城。長者遙見已。復以偈問女曰。

今此七頭龍 威顏甚可畏  
來者不可計 此是汝師耶  
時女報曰 恒有千弟子  
神足化毘沙 優毘迦葉者 可謂此人是  
時優毘迦葉遠城三匝。往詣長者家。是時尊者須菩提。化作琉璃山。入中結加趺坐。往詣彼城。爾時長者遙見已。以偈問女曰。

此山為極妙 盡作琉璃色

今在窟中坐 此是汝師耶  
時女復以此偈報曰 由本布施報  
今獲此功德 以成良福田 解空須菩提  
爾時須菩提遠城三匝。往詣長者家。時尊者大迦旃延復化作五百鵝。色皆純白。往詣彼城。是時長者遙見已。以此偈問女曰。

今此五百鵝 諸色皆純白  
盡滿虛空中 此是汝師耶  
時女復以此偈報曰 佛經之所說  
分別其義句 又演結使聚 此名迦旃延  
是時尊者大迦旃延。遠彼城三匝。往詣長者家。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而往詣彼城。長者見已。以此偈問女曰。今此五百虎衣毛甚悅澤。又在上坐者。此是汝師耶。

時女以偈報曰 皆在祇洹寺  
六年不移動 坐禪最第一 此名離越者  
是時尊者離越遠城三匝。詣長者家。是時尊者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長者見已。以偈問女曰。

此五百師子 勇猛甚可畏  
在上而坐者 此是汝師耶  
時女以偈報曰 生時天地動  
珍寶出於地 清淨眼無垢 佛弟阿那律  
是時阿那律遠城三匝。往詣長者家。是時尊者大迦葉化作五百匹馬。皆朱毛尾。金銀校飾。在上而坐。並雨天華。往詣彼城。長者遙見以偈問女曰。

金馬朱毛尾  
其數有五百 為是轉輪王 為是汝師耶  
女復以偈報曰 頭陀行第一



恒愍貧窮者 如來與半坐 最大迦葉是  
是時大迦葉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是時尊者大目犍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處平整金銀校飾。在上坐而來。放大光明。悉滿世界。詣城在虛空之中。作倡伎樂。不可稱計。兩種雜華。又虛空之中。懸繒幡蓋。極為奇妙。爾時長者遙見。已以偈問女曰 白象有六牙  
在上如天王 今聞伎樂音 是釋迦文耶  
時女以偈報曰 在彼大山上 降伏難陀龍  
神足第一者 名曰大目連 我師故未來  
此是弟子眾 聖師今當來 光明靡不照  
是時尊者大目乾連遶城三匝往詣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被僧伽梨在虛空中。去地七仞。是時尊者阿若拘隣在如來右。舍利弗在如來左。爾時阿難承佛威神。在如來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最在中央。及諸神足弟子。阿若拘隣化作月天子。舍利弗化作日天子。諸餘神足比丘。或化作釋提桓因。或化作梵天者。或有化作提頭賴吒。毘留勒形者。毘留博叉。或作毘沙門形者。領諸鬼神。或有作轉輪聖王形者。或有入火光三昧。或有入水精三昧。或有放光者。或有放煙者。作種種神足。是時梵天王在如來右。釋提桓因在如來左。手執拂。密迹金剛力士。在如來後。手執金剛杵。毘沙門天王。手執七寶之蓋。處虛空中。在如來上。恐有塵土。妨如來身。是時般遮旬。手執琉璃琴。歎如來功德。及諸天神。悉在虛空之中。作倡伎樂。數千萬種。雨天雜華。散如來上。是波斯匿王。阿那邠邸長者。

及舍衛城內人民之類。皆見如來在虛空中去地七仞。見已皆懷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是時阿那邠邸長者便說此偈 如來實神妙  
愛民如赤子 快哉須摩提 當受如來法  
爾時波斯匿王及阿那邠邸長者。散種種名香雜華。是時世尊將諸比丘眾。前後圍遶。及諸神天。不可稱計。如似鳳凰。王在虛空中。往詣彼城。是時般遮旬。以偈歎佛 諸生結永盡  
意念不錯亂 以無塵垢碍 入彼舊邦土  
心性極清淨 斷魔邪惡念 功德如大海  
今入彼邦土 顏貌甚殊特 諸使永不起  
為彼不自處 今入彼邦土 以渡四流淵  
脫於生老死 以斷有根原 今入彼邦土  
是時滿財長者遙見世尊從遠來。諸根憊怕。世之希有。淨如天金。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猶須彌山出眾山上。亦如金聚。放大光明。是時長者以偈問須摩提曰  
此是日光耶 未曾見此容  
數千萬億光 未敢能熟視  
是時須摩提女長跪叉手向如來。以此偈報長者曰 非日非不日 而放千種光  
為一切眾生 亦復是我師 皆共歎如來  
如前之所說 今當獲大果 勤加供養之  
是時滿財長者右膝著地。復以偈歎如來曰  
自歸十力尊 圓光金色體 天人所歎敬  
今日自歸命 尊今是日王 如月星中明  
以度不度者 今日自歸命 尊如天帝像  
如梵行慈心 自脫脫眾生 今日自歸命  
天世人中尊 諸鬼神王上 降伏諸外道

今日自歸命  
是時須摩提女長跪叉手歎世尊曰  
自降能降他 自正能正人 以度度人民  
已解復脫人 度垢使度垢 自照照群萌  
靡不有度者 除鬪無鬪訟 極自淨潔住  
心意不傾動 十力哀愍世 重自頂禮敬  
有慈悲喜護之心。具空無相願。於欲界中最尊第一。天中之上。七財具足。諸天人自然梵生。亦無與等。亦不可像貌。我今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世尊作如此神變。各各自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此沙門瞿曇。以降此國中人民。是六千梵志尋出國去。更不復入國。猶如師子獸王。出於山谷。而觀四方。復三鳴吼。方行所求。諸有獸虫之類。各奔所趣。莫知所如。飛逝沈伏。若復有力神象。聞師子聲。各奔所趣。不能自安。所以然者。由師子獸王。極有威神。故此亦如是。彼六千梵志聞世尊音響之聲。各各馳走。不得自寧。所以然者。由沙門瞿曇有大威力。故是時世尊還捨神足。如常法。則入滿富城中。是時世尊足蹈門闕上。是時天地大動。諸尊神天。散華供養。是時人民見世尊容貌。諸根寂靜。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自莊嚴。人民之類。便說此偈 一足尊極妙  
梵志不敢當 無故事梵志 失此人中尊  
是時世尊往詣長者家。就座而坐。爾時彼國人民。極為熾盛。時長者家有八萬四千人。人民之類。皆悉運集。欲壞長者房舍。見世尊及比丘僧。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人民之類。必有損。可作神力。使舉國人民。盡見我身。及比

丘僧爾時世尊化長者屋舍作琉璃色內外相視如似觀掌中珠爾時須摩提女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悲喜交集便說此偈

一切智慧具 盡度一切法 復斷欲愛結 我今而自歸 寧使我父母 而毀我雙目 不來適此間 邪見五逆中 宿作何惡緣 得來至此處 如鳥入羅網 願斷此疑結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女曰 汝今快勿慮

憐怕自開意 亦莫起想著 如來今當演 汝本無罪緣 得來至此間 願誓之果報 欲度此眾生 今當拔根原 不墮三惡趣 數千眾生類 汝前當得度 今日當淨除 使得智慧明 使天人民類 見汝如觀珠

是時須摩提女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是時長者將已僕從供給飲食種種甘饌見世尊食已訖行清淨水更取一小座在如來前坐及諸營從及八萬四千眾各各次第坐或有自稱姓名而坐爾時世尊漸與彼長者及八萬四千人民之類說於妙論所謂論者戒論施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穢惡出家為要爾時世尊以見長者及須摩提女八萬四千人民之類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普與此眾生說之彼各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猶如極淨白氈易染為色此亦如是滿財長者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民之類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無復狐疑得無所畏皆自歸三尊受持五戒是時須摩提女即於佛前而說此偈 如來耳清徹 聞我遇此苦 降神至此已 諸人得法眼

爾時世尊以說法訖即從坐起還詣所在是時諸比丘白佛言須摩提女本作何因緣生富貴家復作何因緣墮此邪見之家復作何善功德今得法眼淨復作何功德使八萬四千人皆得法眼淨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久遠此賢劫中有迦葉佛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在波羅捺國界於中遊化與大比丘眾二萬人俱

爾時有王名曰哀愍有女名須摩那是時此女極有敬心向迦葉如來奉持禁戒恒好布施又四事供養云何為四一者施二者愛敬三者利人四者等利於迦葉如來所而誦法句在高樓上高聲誦習普作此願恒有此四受之法又於如來前而誦法句其中設有毫釐之福者所生之處不墮三惡趣亦莫墮貧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人身得法眼淨是時城中人民之類聞王女作如此誓願皆共聚集至王女所而作是說王女今日極為篤信作諸功德四事不乏布施兼愛利人等利復作誓願使當來之世值如此之尊若為我說法尋得法眼淨今日王女以作願誓并及我等國土人民同時得度爾時王女報曰我持此功德并施汝等設值如來說法者同時得度汝等比丘豈有疑乎莫作是觀爾時哀愍王今須達長者是爾時王女者今須摩提女是也爾時國土人民之類今八萬四千眾是由彼誓願今值我身聞法得道及彼人民之類盡得法眼淨此是其義當念奉行所以然者此四事者最是福

田若有比丘親近四事者便獲四諦當求方便成四事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二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二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增上品第三十一

(一)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生漏婆羅門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婆羅門白世尊曰在閑居穴處甚為苦哉獨處隻步用心甚難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閑居穴處甚為苦哉獨處隻步用心甚難所以然者我曩昔未成佛道時為菩薩行恒作是念在閑靜穴處甚為苦哉獨處隻步用心甚難婆羅門白佛言若有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今沙門瞿曇最為上首多所饒益為彼萌類而作獎導世尊告曰如是婆羅門如汝所言諸有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我最為上首多所饒益與彼萌類而作獎導設彼見我皆起慚愧詣山澤之中閑靜穴處我爾時便作是念諸有沙門婆羅門身行不淨親近閑居無人之處身行不淨唐勞其功不是真行畏惡不善法然我今日身行非為不淨親近閑居之處諸有身行不淨親近閑靜之處者此非我之所有所以然者我今身行清淨諸阿羅漢身行清淨者樂閑居穴處我最為上首如是婆羅門



我自觀身所行清淨，樂閑居之處，倍復喜悅。我爾時便作是念：諸有沙門婆羅門，意行不清淨，命不清淨，親近閑居無人之處，彼雖有此行，猶不真正，惡不善法，彼皆悉備具。此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所行身口意命清淨，有沙門婆羅門身口意命清淨，樂在閑居清淨之處，彼則我所有，所以然者，我今所行身口意命清淨，諸有阿羅漢身口意命清淨者，樂在閑靜之處，我最為上首。如是婆羅門，當我身口意命清淨，在閑靜之處，時倍增喜悅。爾時我便作是念：是謂沙門婆羅門多所畏懼，處在閑靜之處，爾時便畏懼，惡不善法。然我今日永無所畏，在無人閑靜之處，謂諸沙門婆羅門有畏懼之心，在閑靜處者，彼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永無畏懼，在閑靜之處，而自遊戲，諸有畏懼之心，在閑居者，此非我也。所以然者，我今以離苦患不與此同也。如是婆羅門，我觀此義已，無有恐怖，增於喜悅。諸有沙門婆羅門毀彼自譽，雖在閑居之處，猶有不淨之想。然我梵志亦非毀他，復非自譽，諸有自歎復毀他者，此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無有慢故。諸賢聖無有慢者，我最為上首。我觀此義已，倍復喜悅。諸有沙門求於利養，不能自休。然我今日無有利養之求，所以然者，我今無求於人，亦自知足。然我知足之中，我最為上首。我觀此義已，倍復歡喜。諸有沙門婆羅門心懷懈怠，不勤精進，親近閑靜之處，彼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有勇猛之心，故中不懈。諸有賢聖勇猛之心者，我最為上首也。我自

觀此義已，倍增歡喜。我爾時復作是念：諸有沙門婆羅門多諸忘失，居在閑處，雖有此行，猶有惡不善法。然我今日無有諸忘失，設復梵志有忘失之人者，彼非我有。諸有賢聖之人，不忘失者，我最為上首。我今觀此義已，在閑居處，倍增歡喜。爾時我復作是念：諸有沙門婆羅門意亂不定，彼便有惡不善法，與惡行共并。然我今日意終不亂，恒若一心。諸有亂意，心不定者，彼非我有，所以然者，我恒一心，設有賢聖心一定者，我最為上首。我今觀此已，雖居閑靜之處，倍增歡喜。我爾時復作是念：諸有沙門婆羅門愚癡闇冥，亦如群羊，彼人便有惡不善法，彼非我有。然我今日恒有智慧，無有愚癡，處在閑居，設有如此行者，彼是我有。我今智慧成就，諸有賢聖智慧成就者，我最為上首。我今觀此義已，雖在閑居，倍增歡喜。我當在閑居之中，時設使樹木摧折，鳥獸馳走，爾時我作是念：此是大畏之林。爾時復作是念：設使畏怖來者，當求方便，不復使來。若我經行有畏怖來者，爾時我亦不坐。臥，要除畏怖。然後乃坐。設我住時有畏怖來者，爾時我亦非經行，亦復不坐。要除其畏怖。然後乃坐。設我坐時有畏怖來者，我不經行，要除畏怖。然後乃坐。若我臥時有畏怖來者，爾時我亦非經行，亦復不坐。要除其畏怖。然後乃臥。梵志當知：諸有沙門婆羅門，日夜之中，不解道法。我今說彼人極為愚惑。然我梵志，日夜之中，解於道法，加有勇猛之心，亦不虛妄。意不錯亂，恒若一心，無貪欲，想有

覺有觀念，持喜樂遊於初禪。是謂梵志。是我初心於現法中，而自娛樂。若除有覺有觀，內有歡喜，兼有一心，無覺無觀，定念喜遊於二禪。是謂梵志第二之心。於現法中，而得歡樂。我自觀知內無念，欲覺身快樂。諸賢聖所希望，護念歡樂遊於三禪。是謂梵志第三之心。若復苦樂已除，無復憂喜，無苦無樂，護念清淨遊於四禪。是謂梵志第四增上之心。而自覺知遊於心意。當我在閑居之時，有此四增上之心。我以此三昧之心，清淨無瑕穢，亦無結使得無所畏。自識宿命無數劫事。爾時我憶宿命之事。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四五十五百生千生，成敗之劫，皆悉分別。我曾生彼字某名某，食如是之食，受如是苦樂。從彼終而此間生，死此生彼，因緣本末，皆悉明了。梵志當知：我初夜時，而得初明，除其無明，無復闇冥。心樂閑居，而自覺知。復以三昧心，無瑕穢，亦無結使。心意在定，得無所畏。復知眾生死者，我復以天眼觀眾生類。生者死者，善色惡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隨行善惡，皆悉分別。諸有眾生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誹謗賢聖，恒懷邪見，與邪見相應。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諸有眾生身行善行口修善行意修善行，不誹謗賢聖，恒修正見，與正見相應。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復以天眼清淨無瑕穢，觀眾生類。生者死者，善色惡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隨其行本，皆悉知之。梵志當知：若中夜時，得第二明，無復闇冥，而自覺知樂於閑居。我復以三昧心，清淨無瑕穢





來說法無有怯弱，非羅漢辟支佛所能及也。是故如來說法亦無有難，汝今諸比丘當求方便行四等心慈悲喜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所以然者，若比丘所為眾生善知識，遇及一切父母知親，盡當以四事教令知法，云何為四？一者當恭敬於佛，是時如來者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度人無量，當求於法修行正真之法，除穢惡之行，此是智者之所修行，復當方便供養眾僧，如來眾者恒共和合，無有諍訟，法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知見成就，所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此是如來聖眾，可尊可貴，世間無上福田，復當勸助使行賢聖法律，無染無污，寂靜無為，若有比丘欲行道者，普共行此四事之法，所以然者，法之供養二尊，最尊最上無能及者，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事行跡，云何為四？有樂行跡，所行愚惑，此名初行跡，復有樂行跡，所行速疾，復有苦行跡，所行愚惑，復有苦行跡，所行速疾，彼云何名為樂行跡，所行愚惑，或有一人貪欲熾盛，瞋恚愚癡熾盛，所行甚苦，不與行本相應，彼人五根愚闇亦不捷疾，云何為五？所謂信根、精進根、念根、慧根、定根，若以愚意求三昧，盡有漏者，是謂名為樂行跡，鈍根得道者也，彼云何名為樂根行跡，速疾，或有一人無欲無婬，然於貪欲恒自偏

少不慙，勤為瞋恚愚癡，極為減少，五根捷疾，無有放逸，云何為五？所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謂五根，然得五根成於三昧，盡有漏成無漏，是謂名為利根行於道跡也，彼云何名為苦行跡，行於愚惑，或有一人婬意偏多，瞋恚愚癡熾盛，彼以此法而自娛樂，盡有漏成無漏，是謂名為苦行跡，鈍根者也，云何苦行跡，行於速疾，於是或有一人少欲少婬，無有瞋恚，亦不起想，行此三法，爾時有此五根，無有缺漏，云何為五？所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謂為五，彼以此法得三昧，盡有漏成無漏，是謂苦行跡，利根者也，是謂比丘，有此四行跡，當求方便捨前三行跡，後一行者當共奉行，所以然者，苦行跡三昧者難得，以得便成道，久存於世，所以然者，不可以樂求樂，由苦然後成道，是故諸比丘，恒以方便成此行跡，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四梵志皆得五通，修行善法，普集一處，作是論議，此伺命來時，不避豪強，各共隱藏，使伺命不知來處，爾時一梵志飛在空中，欲得免死，然不免其死，即在空中而命終，第二梵志復入大海水底，欲得免死，即於彼命終，彼第三梵志欲得免死，入須彌山腹中，復於中死，彼第四梵志入地至金剛際，欲得免死，復即彼而命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四梵志，各各避死，普共命終，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止不受死，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是比丘，有梵志四人在一處，欲得免死，各歸所奔，故不免死，一人在空，一人入海水，一人入山腹中，一人入地，皆共同死，是故諸比丘，欲得免死者，當思惟四法本，云何為四？一切行無常，是謂初法本，當念修行一切行苦，是謂第二法本，當共思惟一切法無我，此第三法本，當共思惟滅盡為涅槃，是謂第四法本，當共思惟，如是諸比丘，當共思惟，惟此四法本，所以然者，便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此是苦之元本，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成此四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三十三天有四園，觀諸天於中而自娛樂，五樂自娛，云何為四？難檀槃那園，觀鹿澁園，觀晝夜園，觀雜種園，觀然四園之內，有四浴池，極冷浴池，香味浴池，輕便浴池，清徹浴池，云何為四？一者難陀浴池，二者難陀頂浴池，三名蘇摩浴池，四名歡悅浴池，比丘當知，四園之內，有此四浴池，令人身體香潔，無有塵垢，何以故？名為難檀槃那園，若三十三天入難檀槃那園，已，心性喜悅，不能自勝，於中而自娛樂，故名為難檀槃那園，復以何故名為鹿澁園？觀若三十三天入此園中，已，身體極鹿，猶如冬時，以香塗身，身體極鹿，此亦如是，若三十三天入此園中，已，身體極鹿，不與常同，以是之故，名為鹿澁園，觀復以何故名為晝夜之園？若使三十三天入

此園中已爾時諸天顏色各異。作若干種形體。猶如婦女著種種衣裳。不與本形同。此亦如是。若三十三天入此園中已。作若干種色。不與本同。以是故名為晝夜之園。復以何故名為雜種之園。爾時最尊之天及中天下天。入此園已。皆同一類。設復最下之天。不得入。餘三園中。猶如轉輪聖王所入之園。餘王不復得入園中。浴洗。人民之類。正可得遙見耳。此亦如是。若最尊神天所入園中。浴洗。餘小天不復得入。是故名為雜種浴池。復以何故名為難陀浴池。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極懷歡悅。是故名為難陀浴池。復以何故名為難陀頂浴池。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兩兩捉手摩其頂而浴洗。正使天女亦復如是。以是之故。名為難陀頂浴池。復以何故名為蘇摩浴池。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爾時諸天顏貌。盡同人色。無有若干。是故名為蘇摩浴池。復以何故名為歡悅浴池。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盡無憍慢。上下之想。望意偏少。爾時盡同一心而浴洗。故名為歡悅浴池。是謂比丘。有此因緣。便有此之名。今如來正法之中。亦復如是。有四園之名。云何為四。一者慈園。二者悲園。三者喜園。四者護園。是謂比丘。如來正法之中。有此四園。復以何故名為慈園。比丘當知。由此慈園。生梵天上。從梵天終當生豪尊之家。饒財多寶。恒有五樂。自娛未曾離目。以是之故。名為慈園。復以何故名為悲園。比丘當知。若能親近悲解脫心。生梵光音天。若來生人中。生豪族家。無有瞋恚。亦饒財多寶。故

名為悲園。復以何故名為喜園。若能親近喜園者。生光音天。若來生人間國王。家生。恒懷歡喜。故名為喜園。復以何故名為護園。若有人親近護者。生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若復來生人中。當生中國家。亦無瞋恚。恒護一切非法之行。以是故名為護園。比丘當知。如來正法之中。有此四園。使諸聲聞得遊戲其中。然如來此四園之中。有四浴池。使我聲聞於中洗浴。而自遊戲。盡有漏成。無漏無復塵垢。云何為四。一名有覺有觀浴池。二名無覺無觀浴池。三名護念浴池。四名無苦無樂浴池。以何等故名為有覺有觀浴池。若有比丘得初禪已。於諸法中。恒有覺觀。思惟諸法。除去結纏。永無有餘。以是之故。名為有覺有觀。復以何故名為無覺無觀浴池。若有比丘得二禪已。滅有覺有觀。以禪為食。以是故名之。為無覺無觀。復以何故名為護念浴池。若比丘得三禪已。滅有覺有觀。無覺無觀。恒護念三禪。以是之故。名為護念浴池。復以何故名為不苦不樂浴池。若有比丘得四禪已。亦不念樂。復非念苦。亦不念過去當來之法。但用心於現在法中。以是之故。名為不苦不樂浴池。是故諸比丘。如來正法之中。有此四浴池。使我聲聞於中洗浴。滅二十一結。度生死海。入涅槃城。是諸比丘。若欲度此生死海者。當求方便。滅二十一結。入涅槃城。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暴舉著一函中。若有人從四方來。欲令活不求死。欲求樂不求苦。不愚不闇。心意不亂。無所繫屬。是時若王若王大臣。喚此人而告之。曰。今有四大毒蛇。極為兇暴。汝今當隨時將養。沐浴令淨。隨時飲食。無令使乏。今正是時。可往施行。是時彼人心懷恐懼。不敢直前。便捨馳走。莫知所湊。深復重告彼人。作是語。今使五人皆持刀劍。而隨汝後。其有獲汝者。當斷其命。不足稽遲。是時彼人畏四大毒蛇。復畏五人捉持刀劍者。馳走東西。不知如何。復告彼人曰。今復使六怨家。使隨汝後。其有得者。當斷其命。欲所為者。可時辦之。是時彼人畏四大毒蛇。復畏五人持刀杖者。復畏六怨家。便馳走東西。彼人若見空墟之中。欲入中藏。若值空舍。若破牆間。無堅牢處。若見空器。盡無所有。若復有人與此人親友。欲令免濟。便告之曰。此間空閑之處。多諸賊寇。欲所為者。今可隨意。是時彼人復畏四大毒蛇。復畏五人持刀杖者。復畏六怨家。復畏空墟村中。便馳走東西。彼人前行。若見大水極深且廣。亦無人民及橋梁。可度得至彼岸。然復彼人所立之處。多諸惡賊。是時彼人作是思惟。此水極為深廣。饒諸賊寇。當云何得度彼岸。我今可集聚材木草叢。作棧。依此棧從此岸得至彼岸。是時彼人便集薪草作棧已。即得至彼岸。志不移動。諸比丘當知。我今作喻。當念解之。說此義時。為有何義。言四毒蛇者。即四大是也。云何為四大。所謂地種水種火種風種。是謂四大。五人持刀劍者。此是五盛陰也。



云何為五。所謂色陰、痛陰、想陰、行陰、識陰是也。六怨家者欲愛是也。空村者內六入是也。云何為六。所謂六入者。眼入、耳入、鼻入、口入、身入、意入。若有智慧者而觀眼時。盡空無所有。亦不牢固。若復觀耳、鼻、口、身、意時。盡空無所有。皆虛皆寂。亦不牢固。云水者四流是也。云何為四。所謂欲流、有流、無明流、見流。大棧者賢聖八品道是也。云何為八。正見、正治、正語、正方便、正業、正命、正念、正定。是謂賢聖八品道也。水中求度者。善權方便精進之力也。此岸者身邪也。彼岸者滅身邪也。此岸者阿闍世國界也。彼岸者毘沙王國界也。此岸者波旬國界也。彼岸者如來之境界也。是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舍衛城中有一優婆塞而命終。還生舍衛城中大長者家。最大夫人妊身。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優婆塞生舍衛城中。最富長者家。即於其日。復有梵志身壞命終。生地獄中。爾時世尊亦以天眼觀。復即以其日。阿那邠邸長者命終。生善處天上。是時世尊亦以天眼觀。即其日。有一比丘而取滅度。世尊亦以天眼觀。見爾時世尊見此四事。已便說斯偈。

善者生天上 無漏入涅槃 賢者今受胎

梵志入地獄 須達生天上 比丘取滅度

是時世尊從靜室起。詣普集講堂而就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事。若人能修行者。

身壞命終得生人中。云何為四。所謂身口意。命清淨無瑕穢者。若命終時得生人中。若復比丘。更有四法。有人習行者。入地獄中。云何為四。所謂身口意。命不清淨。是謂比丘。有此四法。若有人親近者。身壞命終生地獄中。復次比丘。復有四法。習修行者。生善處天上。云何為四。惠施仁愛利人等利。是謂比丘。有人行此法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復次比丘。更有四法。若有人修行者。身壞命終。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諸比丘。若有族姓子。四部之眾。欲生人中者。當求方便。行身口意。命清淨。若得生天上者。亦當求方便。行四恩。若得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亦當求方便。行四禪。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聞如是一時佛在毘舍離城外林中。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昔未成佛道時。爾時依彼大畏山而住。是時彼山。其有欲心無欲心。入中者。衣毛皆豎。若復極盛熱時。野馬縱橫。露其形體而坐。夜便入深林中。若復極寒之日。風雨交流。晝便入林中。夜便露坐。我爾時正能誦一偈。昔所未聞。昔所未見也。

澹淡夜安 大畏山中 露其形體 是我誓願  
若我至塚間 取彼死人之衣 而覆形體 爾時

若案吒村人來。取木支著我耳中。或著鼻中。或有唾者。或有溺者。或以土塗其身上。然我爾時終不起意。向彼人民。爾時有此護心。爾時有犢牛之處。設見犢子。屎便取食之。若無犢子。屎者便取大牛屎食之。爾時食此之食。我復作是念。今用食為。乃可終日不食。時我以生此念。諸天便來到我所。而作是言。汝今勿復斷食。若當斷食者。我當以甘露精氣。相益使存其命。爾時我復作是念。今以斷食。何緣復使諸天送甘露與我。今身將有虛詐。是時我復作是念。今可食麻米之餘。爾時日食一麻一米。形體劣弱。骸骨相連。頂上生瘡。皮肉自墮。猶如敗壞。瓠蘆亦不成就。我頭爾時亦復如是。頂上生瘡。皮肉自墮。皆由不食故也。亦如深水之中。星宿現中。爾時我眼亦復如是。皆由不食故。猶如故車敗壞。我身亦復如是。皆悉敗毀。不可承順。亦如駱駝脚跡。兩尻亦復如是。若我以手按摩。腹時便值脊骨。若按脊時。復值腹皮。身體羸弱者。皆由不食故。我爾時復以一麻一米。以此為食。竟無所益。亦復不得上尊之法。若我意中欲大小便者。即便倒地。不能自起居。是時諸天見已。便作是說。此沙門瞿曇。以取滅度。或復有諸天。而作是說。此沙門未命終。今必命終。此沙門實諸天而作是說。此沙門亦非命終。此沙門實是阿羅漢。夫羅漢之法。有此苦行。我爾時猶有神識。知外來機趣。時我復作是念。今可入無息禪中。便入無息禪中。數出入息。我今以數出入息。覺知有氣從耳中出。是時風聲如

似雷鳴。爾時復作是念。我今閉口塞耳。使息不出。息以不出。是時內氣便從手腳中出。正使氣不得從耳鼻口出。爾時內聲如雷。我爾時亦復如是。是時神識猶隨身迴。是時復作是念。我宜更入無息禪中。是時盡塞諸孔之息。我以塞諸出入息。是時便患頭額痛。如似有人以鑽鑽頭。我亦如是。極苦頭痛。爾時我故有神識。爾時我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坐禪。息氣不得出入。爾時我便塞出入息。是時諸息盡集腹中。爾時息轉時極為少類。猶如屠牛之家以刀殺牛。我亦如是。極患苦痛。亦如兩健人共執一劣人。於火上炙。極患疼痛。不可堪忍。我亦如是。此苦疼痛不可具陳。爾時我猶有神識存。當我爾時坐禪之日。形體不作人色。其中有人見已而作是說。此沙門顏色極黑。有人見已而作是說。此沙門顏色似終。比丘當知。我六年之中作此苦行。不得上尊之法。爾時我作是念。今日可食一果。爾時我便食一果。當我食一果之日。身形羸弱。不能自起居。如年百二十骨節離散。不能扶持。比丘當知。爾時一果者。如似今日小棗耳。爾時我復作是念。非我成道之本。故當更有餘道。爾時我復作是念。我自憶昔日在父王樹下。無姪無欲。除去惡不善法。遊於初禪。無覺無觀。遊於二禪。念清淨。無有眾想。遊於三禪。無復苦樂。意念清淨。遊於四禪。此或能是道。我今當求此道。我六年之中勤苦求道。而不剋獲。或臥荊棘之上。或臥板木鐵釘之上。或懸鳥身體遠地。兩腳在上而頭首向地。

或交脚踏踞。或養長鬚髮。未曾揃除。或日暴火炙。或盛冬坐冰。身體沒水。或寂寞不語。或時一食。或時二食。或時三食。四食乃至七食。或食菜果。或食稻麻。或食草根。或食木實。或食花香。或食種種果。或時裸形。或時著弊壞之衣。或著莎草之衣。或著毛毳之衣。或時以人髮覆形。或時養髮。或時取他髮益戴。如是比丘。吾昔苦行。乃至於斯。然不獲四法之本。云何為四。所謂賢聖戒律難曉。難知。賢聖智慧難曉。難知。賢聖解脫難曉。難知。賢聖三昧難曉。難知。是謂比丘。有此四法。吾昔苦行。不獲此要。爾時我復作是念。吾今要當求無上之道。何者是無上之道。所謂向四法是也。賢聖戒律。賢聖三昧。賢聖智慧。賢聖解脫。爾時我復作是念。不可以此羸劣之體。求於上尊之道。多少食精微之氣。長育身體。氣力熾盛。然後得修行道。當食精微之氣。時五比丘捨我還退。此沙門瞿曇。性行錯亂。以捨真法。而就邪業。當我爾時即從坐起。東向經行。是時我復作是念。過去久遠。恒沙諸佛。成道之處。為在何所。是時虛空神天。住在上而語我曰。賢士當知。過去恒沙諸佛世尊。坐於道樹。清涼蔭下。而得成佛。時我復作是念。為坐何處。得成佛道。坐耶立耶。是時諸天復來告我。而作是說。過去恒沙諸佛世尊。坐於草蓐。然後成佛。是時去我不遠。有吉祥梵志。在側刈草。即往至彼。問汝是何人。為名何等。為有姓耶。梵志報曰。我名吉祥。其姓弗星。我爾時語彼人曰。善哉善哉。如是。姓字世之希有。姓名

不虛必成其號。當使現世吉無不利。生老病死。永使除盡。汝姓弗星。與我共同。吾今欲所求。見惠少草。吉祥問曰。瞿曇。今日用斯草為。爾時我報吉祥曰。吾欲敷樹王下。求於四法。云何為四。所謂賢聖戒律。賢聖三昧。賢聖智慧。賢聖解脫。比丘當知。爾時吉祥躬自執草。詣樹王所。吾即坐其上。正身正意。結加趺坐。計念在前。爾時貪欲。解脫諸惡法。有覺有觀。遊志初禪。有覺有觀。除盡遊志二禪。護念清淨。憂喜除盡。遊志四禪。我爾時以清淨之心。除諸結。使得無所畏。自識宿命。無數來變。我便自憶。無數世事。或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萬生。成劫敗劫。無數成劫。無數敗劫。無數成敗之劫。我曾死此生。彼從彼命終。而來生此。無其本末。因緣所從。憶如此。無數世事。我復以天眼清淨。無瑕穢。觀眾生類。生者終者。善趣善色。惡趣惡色。若好若醜。隨其行本。皆悉知之。或有眾生。身修惡行。口修惡行。意修惡行。誹謗賢聖。造邪業本。與邪見相應。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或有眾生。之類。身口意行善。不誹謗賢聖。與正見相應。身壞命終。生於人間。是謂此眾生。身口意行無有邪業。我以三昧之心。清淨無瑕穢。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即成無上正真之道。若使比丘。或有沙門。婆羅門。明了諸趣。然此趣無本。吾昔未始不行。除一淨居天上。不來此世。或復沙門。婆羅門。當可所生之處。然我不生者。



則非其宜。已生淨居天不復來此世間。卿等  
以得賢聖戒律。我亦得之。賢聖三昧。卿等亦  
得我亦得之。賢聖智慧。卿等亦得我亦得之。  
賢聖解脫。卿等亦得我亦得之。賢聖解脫。知  
見卿等亦得我亦得之。以斷胞胎之根。生死  
永盡。更不復受胞胎。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  
成就四法。所以然者。若比丘得此四法者。成  
道不難。如我今日成無上正真之道。皆由四  
法而得成果。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久遠三十三天。釋  
提桓因。及將諸玉女。詣難檀槃那園遊。是時  
有一天人便說此偈。不見難檀園。

則不知有樂。諸天之所居。無有過是者。  
是時有天語彼天言。汝今無智不能分別正理。  
憂苦之物。反言是樂。無牢之物。而言是牢。無常  
之物。反言是常。不堅要之物。復言堅要。所以  
然者。汝竟不聞如來說偈乎。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不生必不死。此滅最為樂。  
彼有此義。又有此偈。云何方言此處最為樂。  
耶。汝今當知。如來亦說有四流法。若一切眾  
生沒在此流者。終不得道。云何為四。所謂欲  
流。有流。見流。無明流。云何名為欲流。所謂五  
欲是也。云何為五。所謂若眼見色起眼色想。  
若耳聞聲起識想。若鼻嗅香起識想。若舌知  
味起識想。若身知細滑起識想。是謂名為欲  
流。云何名為有流。所謂有者。二有是也。云何  
為三。所謂欲有。色有。無色有。是謂名為有流。

也。云何名為見流。所謂見流者。世有常無常。  
世有邊見無邊見。彼身彼命非身非命。有如  
來死。無如來死。若有如來死。無如來死。亦非  
有。如來死。亦非無。如來死。是謂名為見流。彼  
云何無明流。所謂無明者。無知無信。無見。心  
意貪欲。恒有希望。及其五蓋。貪欲蓋。瞋恚蓋。  
睡眠蓋。調戲蓋。疑蓋。若復不知苦。不知習不  
知盡。不知道。是謂名為無明流。天子當知。如  
來說此四流。若有人沒在此者。亦不能得道。  
是時彼天聞此語已。猶如力士屈申臂。頃從  
三十三天沒來至我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彼天而白我言。善哉世尊。快說此語。如  
來乃說四流。若凡夫之人。不聞此四流者。則  
不獲四樂。云何為四。所謂休息樂。正覺樂。沙  
門樂。涅槃樂。若凡夫之人。不知此四流者。不  
獲此四樂。作是語已。我復告曰。如是天子。如  
汝所言。若不覺此四流。則不覺此四樂。我時  
與彼天人。漸漸共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  
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出要為樂。爾時  
天人。以發歡喜之心。是時我便廣演說四流  
之法。及說四樂。爾時彼天專心一意。思惟此  
法已。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我今亦說此四法  
四樂。便得四諦之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無常想。當廣布無  
常想。已修無常想。廣布無常想。斷欲界愛色  
愛。無色愛。盡斷無明。盡斷憍慢。猶如燎燒草  
木。皆悉除盡。此亦如是。若修無常想。盡除斷一  
切諸結。所以然者。往昔久遠有一天子。將五百  
玉女。前後導從。出遊難檀槃那園中。戲廬。轉  
詣迦尼樹下。五欲自娛樂。時彼天子登樹遊  
戲。心意錯亂。並復採華。即便墮樹而命終。生  
此舍衛城中。大長者家。是時五百玉女。椎胸  
喚呼。不能自勝。我爾時以天眼觀見天子而  
命終。生舍衛城中。大長者家。經八九月。便生男  
兒。端正無雙。如桃花色。是時長者子。漸漸長  
大。父母便求婦處。取婦未久。便復命終。生大海  
中。作龍蛇形。是時彼長者居門大小。追慕號  
哭。痛毒傷心。是時彼龍復為金翅鳥所食。身  
壞。命終。生地獄中。是時諸龍女。追慕情切。實  
不可言。爾時世尊便說此偈。彼天採華時  
心意亂不寧。猶水飄村落。悉沒不得濟。  
是時玉女眾。圍遶而啼哭。顏貌極端正。  
愛華而命終。人中亦啼哭。失我窮腸子。  
尋復取命終。無常之所壞。龍女隨後追  
諸龍皆共集。七頭極勇猛。金翅之所害。  
諸天亦愁憂。人中亦復爾。龍女亦愁憂。  
地獄受苦痛。四諦之妙法。如實而不知。  
有生亦有死。不脫長流海。是故當起想。  
修諸清淨法。必當離苦惱。更不受有患。  
是故諸比丘。當修行無常想。廣布無常想。  
便斷色愛。無色愛。亦斷憍慢。無明永盡。無餘。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一一)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爾時目連弟子。阿難弟子。二人共談我等  
二人同聲經唄。誰者為勝。是時眾多比丘聞

此二人各各共論。聞已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今有二人共論。我等二人共誦經。何者為妙。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呼此二比丘。使來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比丘從佛受教。即往至彼二人所。語彼二人曰。世尊喚卿。是時二人聞比丘語已。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爾時世尊告二人曰。汝等愚人。實有此語。我等共誦經。何者為妙。二人對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汝等頗聞我說此法共競誦乎。如此之法。何異梵志。諸比丘對曰。不聞如來而說此法。世尊告曰。我由來不與諸比丘而說此法。當誦勝負。耶。然我今日所說法。欲有降伏有所教化。若有比丘受法之時。當念思惟四緣之法。意與契經阿毘曇律共相應。不設共相應者。當念奉行。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多誦無益事 此法非為妙 猶算牛頭數  
非此沙門要 若少多誦習 於法而行法  
此法極為上 可謂沙門法

雖誦千章 不義何益 不如一句 聞可得道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可得道  
千千為敵 一夫勝之 未若自勝 已忍者上  
是故諸比丘 自今以後 未復諍訟 有勝負心  
所以然者 念當降伏 一切人民 若復比丘 有勝負心  
共諍訟心 而共競者 即以法律 治彼比丘  
以是之故 當自修行 是故二比丘 聞佛此語已  
即從坐起 禮世尊足 而求悔過 自今已後  
更不復為 唯願世尊 受其悔過 世尊告曰  
大法之中 快得改過 自知有諍競之心 聽

汝悔過。諸比丘更莫復爾。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上坐行跡

無常園觀池

無漏無息禪

四樂無諍訟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三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四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善聚品第二十二

(一)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善聚。汝等善思念之。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諸比丘從佛受教。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善聚。所謂五根是也。云何為五。所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謂比丘有此五根。若有比丘修行五根者。便成須陀洹。得不退轉法。必成至道。轉進其行。成斯陀含。而來此世。盡其苦際。轉進其道。成阿那含。不復來此世。即復取般涅槃。轉進其行。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自身。作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言善聚者。即五根是也。所以然者。此最大聚眾中妙。若不行此法者。則不成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及如來。至真等正覺也。若得此五根者。便有四果三乘之道。言善聚者。此五根為上。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行此五根。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不善之聚。汝等當善思念之。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不善聚。所謂五蓋。云何為五。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調戲蓋、疑蓋。是謂名為五蓋。欲知不善聚者。此名為五蓋。所以然者。比丘當知。若有此五蓋。便有畜生、餓鬼、地獄之分。諸不善法。皆由此起。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滅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調戲蓋。疑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承事禮佛有五事功德。云何為五。一者端正。二者好聲。三者多財。饒寶。四者生長者家。五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所以然者。如來無與等也。如來有信。有戒。有聞。有慧。有善。色成。就是故。成就五功德。復以何因緣。禮佛而得端正。以見佛形像。已發歡喜心。以此因緣。而得端正。復以何因緣。得好音聲。以見如來形像。已。自稱號。南無如來。至真等正覺。以此因緣。得好音聲。復以何因緣。多財。饒寶。緣彼見如來。而作大施。散華。然燈。及餘所施之物。以此因緣。獲大財寶。復以何因緣。生長者家。若見如來形已。心無染著。右膝著地。長跪叉手。至心禮佛。以此因緣。生長者家。復以何因緣。緣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諸佛世尊。常法。諸有眾生。以五事。因緣。禮如來者。便生善處天上。是謂比丘。有此五。因緣。禮佛功德。是故諸比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禮佛者。當求方便。成此五功德。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猶如屋舍有兩門相對。有人在中住。復有人在上下。觀其下出入。行來皆悉知見。我亦如是。以天眼觀眾生之類。生者終者。善趣惡趣。善色惡色。若好若醜。隨行所種。皆悉知之。若復有眾生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不誹謗賢聖。行正見法。與等見相應。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謂名眾生行善。若復有眾生行此善法。不造惡行。身壞命終。來生人中。若復有眾生身口意行惡。造不善行。命終之後。生餓鬼中。或復有眾生身口意行惡。誹謗賢聖。與邪見相應。命終之後。生畜生中。或復有眾生身口意行惡。造不善行。誹謗賢聖。命終之後。生地獄中。是時獄卒將此罪人。示閻羅王。並作是說。大王當知。此人前世身行惡。作諸惡行。已生此地獄中。大王當觀此人。以何罪治。是時閻羅王漸與彼人私問其罪。告彼人曰。云何男子。汝本前世為人身時。不見人有生者。得作人身。處胎之時。極為困厄。痛實難處。及其長大。將養乳哺。沐浴身體耶。是時罪人報曰。實見大王。閻羅王曰。云何男子。汝自不知生法之要行耶。身口意法。修諸善趣。罪人報曰。如是大王。如大王教。但為愚惑。不別善行。閻羅王曰。如卿所說。其事不異。亦復知卿不作身口意行。但為今日當究汝放逸罪行。非父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之所為也。本自作罪。今自受報。是時閻羅王先問其罪。却勅治之。次復第二天使問彼

人曰。汝本為人時。不見老人形體極劣。行步苦竭。衣裳垢空。進止戰掉。氣息呻吟。無復少壯之心。是時罪人報曰。如是大王。我已見之。閻羅王報曰。汝當自知。我今亦有此形老之法。為老所厭。當修其善行。罪人報曰。如是大王。爾時實不信之。閻羅王報曰。我實知之。汝不作身口意行。今當治汝罪。使後不犯。汝所作惡。非父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人民所造。汝今自造其罪。當自受報。是時閻羅王以此第二天使約勅已。復以第三天使告彼人曰。汝前身作人時。不見有病人乎。臥在屎尿之上。不能自起居。罪人報曰。如是大王。我實見之。閻羅王曰。云何男子。汝不自知。我亦當有此病。不免此患。罪人報曰。實爾大王。我實不見之。閻羅王曰。我亦知之。愚惑不解。我今當處汝罪。使後不犯。此之罪行。非父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之所造。作。是時閻羅王以此教勅已。復以第四天使告彼人曰。云何男子。身如枯木。風去火歇。而無情想。五親圍遶。而號哭。罪人報曰。如是大王。我已見之。閻羅王曰。汝何故不作是念。我亦當不免此死。罪人報曰。實爾大王。我實不覺。閻羅王曰。我亦信汝不覺此法。今當治汝。使後不犯。此不善之罪。非父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人民所造。汝本自作。今自受罪。是時閻羅王復以第五天使告彼人曰。汝本為人時。不見有賊穿牆破舍。取他財寶。或以火燒。或道路隱藏。設當為國王所擒得者。或截手足。或取殺之。或閉著牢獄。或反縛詣市。或使負沙石。或取倒懸。或攢箭

射。或以融銅而灌其身。或以火炙。或剝其皮。還使食之。或開其腹。以草摻之。或以湯中煮之。或以刀斫輪轆其頭。或以象腳踏殺。或著標頭。乃至於死。罪人報曰。我實見之。閻羅王曰。汝何故私盜他物。情知有事。何為犯之。如是大王。我實愚惑。閻羅王曰。我亦信汝所言。今當治汝罪。使後不犯。此之罪者。非父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人民所為。自作其罪。還自受報。是時閻羅王以問罪已。便勅獄卒。速將此人。往著獄中。地獄左側。極為火然。鐵城鐵廓。地亦鐵作。有四城門。極為臭處。如似屎尿所見。染污。刀山劍樹。圍遶四面。復以鐵疏籠而覆其上。爾時世尊便說此偈。四壁四城門。廣長實為牢。鐵籠之所覆。求出無有期。彼時鐵地上。火然極為熾。壁方百由旬。洞然一種色。中央有四柱。觀之實恐畏。及其劍樹上。鐵鳴鳥所止。臭處實難居。觀之衣毛豎。種種之畏器。隔子有十六。比丘當知。是時獄卒。以若干苦痛。殺打此人。若彼罪人。舉脚著獄中時。血肉斯盡。唯有骨在。是時獄卒。將此罪人。復以利斧。斫其形體。苦痛難計。求死不得。要當罪滅之後。爾乃得脫。彼於人間所作罪業。要使除盡。後乃得出。是時彼獄卒。將此罪人。緣刀劍樹。或上或下。是時罪人。以在樹上。便為此鐵鳴鳥所食。或啄其頭。取腦食之。或取手脚。打骨取髓。然罪未畢。若罪畢者。然後乃出。是時獄卒。取彼罪人。使抱熱銅柱。坐前世時喜姪。泆故。故致此罪。

為罪所追終不得脫。是時獄卒從脚跟拔筋，乃至項中而前挽之。或使車載或進或退，不得自在。其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是時獄卒取彼罪人著火山上，驅使上下。是時極為爛盡然後乃出。是時罪人由此因緣求死不得。要當使罪除盡然後乃出。是時獄卒復取罪人拔其舌擲著背後。於中受苦不可稱計。求死不得。是時獄卒復取罪人著刀山上，或斷其脚或斷其頭，或斷其手。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是時獄卒復以熱大鐵葉覆罪人身。如生時著衣，當時苦痛毒為難處。皆由貪欲之故，故致斯罪。是時獄卒復使罪人五種作役，驅令偃臥，取其鐵釘釘其手足。復以一釘而釘其心。於中受苦痛實不可言。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是時獄卒復取罪人顛倒其身，舉著鑊中。時身至下皆悉爛盡。若還至上亦復爛盡。若至四邊亦復爛盡。酸楚毒痛不可稱計。現亦爛不現亦爛。猶如大釜而煮小豆，或上或下。今此罪人亦復如是。現亦爛不現亦爛。於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使罪畢然後乃出。比丘當知，或復有時彼地獄中經歷數年，東門乃開。是時罪人復往趣門。門自然閉。是時彼人皆悉倒地。於中受苦不可具稱。或時各自稱怨債。我由汝等不得出門。爾時世尊便說此偈：愚者常喜悅，亦如光音天，智者常懷憂，如似獄中囚。

出。人中所作罪要當使畢。是時獄卒復取罪人，以鐵斧斫罪人身。經爾許之罪，使令更之。要當使罪苦畢盡，然後乃出。比丘當知，或復有時彼東門復更一開。是時彼眾生復詣東門。門復自閉而不得出。設復得出，外復有大山而往趣之。彼入山中，為兩山所壓。猶如壓麻油。於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苦盡然後乃出。爾時彼罪人轉得前進。復值熱灰地獄。縱廣數千萬由旬。於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畢其罪。原然後乃出。轉復前進。次有刀刺地獄。是時罪人復入此刀刺地獄中。便有大風起。壞此罪人。身體筋骨於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罪滅然後乃出。次復有大熱灰地獄。是時罪人復入此大熱灰地獄中。形體融爛受苦無量。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是時罪人雖得。出此熱灰地獄。復值刀劍地獄。縱廣數千萬里。是時罪人入此刀劍地獄中。於中受苦不可稱計。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次復有沸屎地獄。中有細虫入骨徹髓食此人。雖得出此地獄。前值獄卒。是時獄卒問罪人曰：卿等欲何所至。為從何來。罪人報曰：我等不知所從來處。亦復不知當何所至。但我等今日極為飢。困意欲須食。獄卒報曰：我等當相供給。是時獄卒取罪人仰臥。取大熱鐵丸使罪人吞之。然罪人受苦不可稱計。是時熱鐵丸從口下過。腸胃爛盡受苦難量。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然彼罪人不堪受此苦痛。還復入熱屎地獄。刀劍地獄。大熱灰地獄。還來經爾許地獄。是時彼眾生不堪受苦。還迴頭至熱屎地獄。

中。是時獄卒語彼眾生曰：卿等欲何所至。為從何來。罪人報曰：我等不能自知。為從何所來。今復不知當何所至。獄卒問曰：今須何物。罪人報曰：我等極渴。欲須水飲。是時獄卒取罪人仰臥。融銅灌口。使令下過。於中受罪不可具計。要當使罪滅然後乃出。是時彼人不堪受此苦。還入沸屎地獄。劍樹地獄。熱灰地獄。還入大地獄中。比丘當知。爾時罪人苦痛難可稱計。設彼罪人眼見色者。心不愛樂。設復聞聲。嗅香。知味。身更細滑。意知法。皆起瞋恚。所以然者。由本不作善行之報。恒作惡業。故致斯罪。是時閻羅王勅彼罪人曰：卿等不得善利。昔在人中受人中福。身口意行不與相應。亦不惠施仁愛利人等利。以是之故。今受此苦。此之惡行。非父母為。亦非國王大臣之所為也。諸有眾生。身口意清淨。無有沾污。如似光音天。諸有眾生。作諸惡行。如似地獄中。卿等身口意不淨。故致斯罪。比丘當知。閻羅王便作是說。我當何日脫此苦難於人中生。已得人身。便得出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閻羅王尚作是念。何況汝等。今得人身。得作沙門。是故諸比丘。常當念行身口意。行無令有缺。當滅五結。修行五根。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東苑鹿母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野地敷座。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於露地速擊捷椎。所以然者。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是時尊者阿難右膝



著地長跪叉手便說此偈 淨眼無與等

無事而不練 智慧無染著 何等名受歲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阿難曰

受歲三業淨 身口意所作 兩兩比丘對

自陳所作短 還自稱名字 今日眾受歲

我亦淨意受 唯願原其過

爾時阿難復以偈問其義曰 過去恒沙佛

辟支及聲聞 盡是諸佛法 獨是釋迦文

爾時佛復以偈報阿難曰

恒沙過去佛 弟子清淨心 皆是諸佛法

非今釋迦文 辟支無此法 無歲無弟子

獨逝無伴侶 不與他說法 當來佛世尊

恒沙不可計 彼亦受此歲 如今瞿曇法

是時尊者阿難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

勝即昇講堂手執捷椎並作是說我今擊此

如來信鼓諸有如來弟子眾者盡當普集爾

時復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結無有餘

露地擊捷椎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運集此

爾時尊者阿難已擊捷椎至世尊所頭面禮

足在一面住白世尊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

何所勅使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如

來自當知時是時世尊坐于草座告諸比丘

汝等盡當坐于草座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時諸比丘各坐草座是時世尊默然觀諸比

丘已便勅諸比丘我今欲受歲我無過咎於

眾人乎又不犯身口意如來說此語已諸比

丘默然不對是時復再三告諸比丘我今欲

即從坐起長跪叉手白世尊言諸比丘眾觀

察如來無身口意過所以然者世尊今日不

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無

救者為作救護盲者作眼目為病者作大醫

王三界獨尊無能及者最尊最上未起道意

者使發道意眾人未寤尊令寤之未聞法者

使令聞之為迷者作徑路恒以正法以此事

緣如來無咎於眾人亦無身口意過是時舍

利弗白世尊言我今向如來自陳然無咎於

如來及比丘僧乎世尊告曰汝今舍利弗都

無身口意所作非行所以然者汝今智慧無

能及者種種智慧無量智慧無邊之智無與

等智疾智捷智甚深之智平等之智少欲知

足樂靜之處多諸方便念不錯亂總持三昧

根原具足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

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勇悍能忍所說無惡不

為非法心性庠序不行卒暴猶如轉輪聖王

最大太子當紹王位轉於法輪舍利弗亦如

是轉於無上法輪諸天世人及龍鬼魔若魔

天本所不轉汝今所說常如法義未曾違理

是時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

此五百人盡無咎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

責此五百比丘身口意行所以然者此舍利

弗大眾之中極為清淨無有瑕穢今此眾中

最小下坐得須陀洹道必當上及不退轉法

以是之故我不怨責此眾爾時多耆奢在此

眾中即從坐起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

尊言我今堪任欲有所論世尊告曰欲有所

僧而說此偈 十五清淨日

五百比丘集 諸結縛悉解 無愛更不生

轉輪大聖王 群臣所圍遶 普遍諸世界

天上及世間 大將人中尊 為人作導師

弟子樂徒從 三達六通徹 皆是真佛子

無有塵垢者 能斷欲愛刺 今日自歸命

爾時世尊可多耆奢所說是時多耆奢作是

念如來今日可我所說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即從坐起禮佛却退還就本位爾時世尊告

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造偈弟子所謂多耆

奢比丘是所說無疑難亦是多耆奢比丘是

也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

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三十三天有一

天子身形有五死瑞應云何為五一者華冠

自萎二者衣裳垢圯三者腋下流汗四者不

樂本位五者玉女違叛爾時彼天子愁憂苦

惱捶胸歎息時釋提桓因聞此天子愁憂苦

惱捶胸歎息便勅一天子此何等音聲乃徹

此間彼天子報言天子當知今有一天子命

將欲終有五死瑞應一者華冠自萎二者衣

裳垢圯三者腋下流汗四者不樂本位五者

玉女違叛爾時釋提桓因往至彼欲終天子

所語彼天子言汝今何故愁憂苦惱乃至於

斯天子報言尊者因提那得不愁憂苦惱命

將欲終有五死怪華萎衣裳垢圯腋下流汗

不樂本處玉女違叛今此七寶宮殿悉當忘

失及五百玉女亦當星散我所食甘露者今

聞如來說偈乎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則不死 此滅為最樂  
汝今何故愁憂乃至於斯 一切行無常之物  
欲使有常者此事不然 天子報言云何天帝  
我那得不愁憂 我今天身清淨無瑕穢 光喻  
日月靡所不照 捨此身已當生羅閱城中猪  
腹中生 生恒食屎 死時為刀所割 是時釋提  
桓因語彼天子言 汝今可自歸佛法眾 若當  
爾時便不墮三惡趣 是時天子報言 豈當以  
歸三尊不墮三惡趣乎 釋提桓因曰 如是天  
子 其有自歸三尊者 終不墮三惡趣也 如來  
亦說此偈

不墮三惡趣 盡漏處天人 便當至涅槃

諸有自歸佛

爾時彼天問釋提桓因 今如來竟為所在 釋  
提桓因曰 今如來在摩竭國羅閱城中迦蘭  
陀竹園所 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天子報言 我  
今無有此力 可得至彼觀省如來 釋提桓因  
報言 天子當知 右膝著地 長跪叉手 向下方界  
而作是說 唯願世尊善觀察之 今在垂窮之  
地 願矜愍之 今自歸三尊如來無所著 是時彼  
天子隨釋提桓因言 即便長跪向下方 自稱  
姓名 自歸佛法眾 盡其形壽為真佛子 非用  
天子 如是至三說此語 已不復處猪胎 乃當更  
生長者家 是時彼天見此緣 已向釋提桓  
因而說此偈 善緣非惡緣 為法非為財  
導引以正道 此者尊所歎 蒙尊不墮惡  
猪胎甚難因 自察生長者 因彼當見佛  
是時天子隨時壽長短 生羅閱城中大長者  
家 是時長者婦自知有娠 十月欲滿 生一男

兒 端正無雙 世之希有 是時釋提桓因以知  
此兒向十歲 數數往告 汝可憶本所作 緣本  
自言 我當因彼見佛 今正是時 可見世尊 若  
不往者 後必有悔 是時尊者舍利弗到時 著  
衣持鉢 入羅閱城乞食 漸漸往至彼長者家  
在門外靜然而住 爾時長者子見舍利弗著  
衣持鉢 容貌殊特 見已 便往至舍利弗前 而  
作是說 汝今是誰 為誰弟子 為行何法 舍利  
弗言 我師出釋種 於中出家學道 師名如來  
至真等正覺 恒從彼受法 是時小兒即向舍  
利弗而說此偈

尊今靜然立

持鉢容貌整 今欲求何等 與誰在此住

是時舍利弗復以偈報曰 我今不求財

非食非服飾 故來為汝故 善察聽我語

憶汝本所說 天上言誓時 人中當見佛

故來相告耳 諸佛出興難 說法亦復然

人身不可獲 亦如優曇花 汝今隨我來

俱覲如來容 必當為汝說 至要之善趣

是時長者子聞舍利弗語 已即往至父母所

頭面禮足 在一面立 是時長者子白父母言 唯

願聽許 至世尊所 承事禮敬 問訊康強 父母

報曰 今正是時 長者子即集香花及好白鬘 共

尊者舍利弗相隨 往至世尊所 頭面禮足 在

一面住 爾時舍利弗白世尊言 此長者子居

此羅閱城中 不識三尊 唯願世尊善與說法

令得度脫 是時長者子遙見世尊 威容端正

諸根寂靜 有二十一相 八十種好莊嚴其身 亦

如須彌山王 面如日月 視之無厭 前進禮足

在一面住 爾時長者子即以香華散如來上

復以新白鬘奉上如來 頭面禮足 在一面住  
是時世尊漸與說法 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  
天之論 欲不淨漏 為是大患 出家為要 是時  
世尊以知小兒心開意解 諸佛世尊常所說  
法 苦習盡道 是時世尊盡與彼長者子說 是  
時長者子即於坐上 諸塵垢盡 得法眼淨 無  
復瑕穢 是時長者子即從坐起 頭面禮足 白  
世尊言 唯願世尊聽使出家 得作沙門 世尊  
告曰 夫為道者 不辭父母 不得作沙門 是時長  
者子白世尊言 要當使父母聽許 世尊告曰  
今正是時 爾時長者子即從坐起 頭面禮足  
便退而去 還至所在 白父母言 唯願聽許 得  
作沙門 父母報言 我等今日唯有一子 然家中  
生業饒財多寶 行沙門法 甚為不易 長者子  
報言 如來出世 億劫乃有 甚不可遇 時時乃  
出耳 亦如優曇鉢華 時時乃有耳 如來亦復  
如是 億劫乃出耳 是時長者子父母各共嘆  
息 而作是言 今正是時 隨汝所宜 是時長者  
子頭面禮足 便辭而去 往至世尊所 頭面禮  
足 在一面立 爾時彼長者子白世尊言 父母  
見聽 唯願世尊聽使作道 爾時世尊告舍利  
弗 汝今度此長者子 使作沙門 舍利弗對曰 如  
是世尊 爾時舍利弗從佛受教 度作沙彌 日  
日教誨 是時彼沙彌在閑靜處 而自剋修 所  
以族姓子 出家學道 剃除鬚髮 修無上梵行  
者 欲得離苦 是時沙彌即成阿羅漢 往至世  
尊所 頭面禮足 白世尊言 我今已見佛聞法  
都無有疑 世尊告曰 汝今云何見佛聞法 而  
無狐疑 沙彌白佛言 色者無常 無常者即是

承後 一偈云 在於何自在 染著名為染 彼云何清淨 云何得痴名 痴人何故迷...龍王至那羅陀仙所問此偈義 不能解曉 那羅陀即詣佛 接598頁



苦。苦者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者非有非不有。亦復無我。如是智者所覺知。痛想行識無常。無常者是苦。苦者無我。無我者是空。空者非有非不有。此智者所覺知。此盛陰無常。苦空無我非有多。諸苦惱不可療治。恒臭處不可久保。悉觀無有我。今日觀察此法便為見。如來已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沙彌。即聽汝為大沙門。爾時彼沙彌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聞如是一時尊者那羅陀在波羅梨國長者竹林中。爾時文茶王第一夫人而取命終。王甚愛敬念。未曾去懷。是時有一人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第一夫人今已命終。是時王聞夫人無常。即懷愁憂。告來人曰。汝速與夫人死屍著麻油中。使我見之。是時彼人受王教命。即往持夫人身著麻油中。爾時王聞夫人逝喪。極懷愁惱。不食不飲。復不持法不理王事。是時左右有一人名曰善念。恒與大王執劍。白大王曰。大王當知。此國界中有沙門名那羅陀。得阿羅漢有大神足。博識多知。無事不練。辯才勇慧。語常含笑。願王當往至彼聽其說法。若王聞法無復愁憂苦惱。王報之曰。善哉善哉。善說此語。汝今善念先往語彼沙門。所以然者。夫轉輪聖王欲有所至。先當遣人。不先遣信而至者。此事不然。時善念報曰。如大王教。即受王教。往至長者竹園中。至那羅陀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善念白尊者那羅陀言。尊當知之。大王夫人今已命終。緣此苦惱不食不飲。亦復不治。王法國事。今欲來覲省尊顏。唯願善與說法。使王無復

愁苦。那羅陀報言。欲來者今正是時。是時善念已聞教令。即頭面禮足。便退而去。往至王所。而白王言。已語沙門。王宜知之。是時即勅善念。汝速嚴駕寶羽之車。吾今欲往與沙門相見。是時善念即嚴駕寶羽之車。前白王言。嚴駕已辦。王知是時。是時王乘寶羽之車出城。詣那羅陀所。步入長者竹園中。夫人王法除五威容。捨著一面。至那羅陀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那羅陀告王曰。大王當知。夢幻之法。起於愁憂。泡沫之法。及以雪揣而起愁憂。亦復不可以華法之想起於愁憂。所以然者。今有五事最不可得。是如來之所說也。云何為五。夫物應盡。欲使不盡者。此不可得。夫物應滅。欲使不滅者。此不可得。夫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復次病法。欲使不病者。此不可得。復次死法。欲使不死者。此不可得。是謂大王。此有五事最不可得。是如來之所說。爾時那羅陀便說此偈。不以愁憂惱而獲其福祐。設有懷愁憂。外境得其便。若使有智者。終不思惟是。外敵便有愁。而不得其便。威儀禮節具。好施無悋心。當求此方便。使獲其大利。設使不可得。我及彼眾人。無愁便無患。行報知如何。又大王當知。應失之物。便失之。已失便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我所愛者。今日已失。是謂失物。便失之。於中起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是謂大王。第一愁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來處。又復聞賢聖弟子。所應失物。便失之。是時彼人不起愁憂苦惱。

當作是學。我今所失。非獨一已。餘人亦有此法。設我於中起愁憂者。此非其宜。或能使親族起愁憂。怨家歡喜。食不消化。即當成病。身體煩熱。由此緣。本便致命終。爾時便能除去憂畏之刺。脫生老病死。無復災患。苦惱之法。次復大王。應病之物。便病。已病。便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我所愛者。今日以病。是謂病物。便病。於中起愁憂。當作是學。我今所失。非獨一已。餘人亦有此法。設我於中起愁者。此非其宜。或能親族起憂。怨家歡喜。食不消化。即當成病。身體煩熱。由此緣。本便致命終。爾時便能除去憂畏之刺。脫生老病死。無復災患。苦惱之法。次復大王。應病之物。便病。已病。便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我所愛者。今日以病。是謂病物。便病。於中起愁憂。

苦惱痛不可言。是謂大王。第四愁憂之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來處。又復聞賢聖弟子所應病物便病。是謂彼人不起愁憂苦惱。當作是學。我今所病非獨一已。餘人亦有此法。設我於中起愁憂者。此非其宜。或能使親族起憂怨家歡喜。食不消化。即當成病身體煩熱。由此緣本便致命。終。爾時便能除去愁畏之刺。脫生老病死。無復災患苦惱之法。復次大王。應死之物便死。已死是謂死物。於中起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是謂大王。第五愁憂之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來處。又復聞賢聖弟子所應死者便死。是時彼人不起憂愁苦惱。當作是學。我今死者非獨一已。餘人亦有此法。我設於中起愁憂者。此非其宜。或能使親族起憂怨家歡喜。食不消化。即當成病身體煩熱。由此緣本便致命。終。爾時便能除去愁畏之刺。脫生老病死。無復災患苦惱之法。是時大王白尊者。那羅陀曰。此名何法。當云何奉行。那羅陀言。此經名曰除憂之患。當念奉行。時王報言。實如所說。除去愁憂。所以然者。我聞此法。已所有愁苦。今日永除。若尊者有所教勅者。數至宮中。當相供給。使國土人民長受福無窮。唯願尊者廣演此法。永存於世。使四部之眾。長夜安隱。我今自歸尊者。那羅陀。那羅陀曰。大王莫自歸我。當自歸於佛。時王問曰。今佛在何處。那羅陀曰。大王當知。迦毘羅衛大國轉輪聖王。種出於釋姓。彼王有子名曰悉達。出家學道。今自致成佛。號釋

迦文。當自歸彼。大王復問。今在何方去。此幾所。那羅陀曰。如來已取涅槃。大王曰。如來取滅度。何其速疾。若當在世者。經數千萬由旬。當往觀省。是時即從坐起。長跪叉手而作是說。我自歸如來法。及比丘僧。盡形壽聽為優婆塞。不復殺生。國事猥多。今欲還宮。那羅陀曰。今正是時。是時王從坐起。禮足遶三匝而去。爾時文茶王。聞那羅陀所說。歡喜奉行。

(八)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疾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床褥。云何為五。於時病人不擇飲食。不隨時而食。不親近醫藥。多憂喜瞋。不起慈心。向瞻病人。是謂比丘。疾病之人成就此五法。不得時差。若復病人成就五法。便得時差。云何為五。於是病人選擇而食。隨時而食。親近醫藥。不懷愁憂。咸起慈心。向瞻病人。是謂比丘。病人成就此五法。便得時差。如是比丘。前五法者。當念捨離。後五法者。當共奉行。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床褥。云何為五。於是瞻病之人。不別良藥。懈怠無勇猛心。常喜瞋恚。亦好睡眠。但貪食故。瞻視病人。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返。是謂比丘。若瞻病之人。成就此五法者。不得時差。若復比丘。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便得時差。不著床褥。云何為五。於是瞻病之人。分別良醫。亦不懈怠。先起後臥。恒喜言談。少於睡眠。以法供養。不貪飲食。堪

任與病人說法。是謂比丘。瞻病之人成就此五法者。便得時差。是故比丘。若瞻病人時。當捨前五法。就後五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聞如是。一時佛在毘舍離獼猴林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師子大將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佛告師子。云何師子家中恒布施乎。師子白佛言。常於四城門外。及都市。隨時布施。不令有缺。須食給食。衣裳香華車馬坐具。隨彼所須。皆令給與。佛告師子。善哉善哉。乃能惠施。不懷悋想。施主檀越。隨時惠施。有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檀越施主。名聞四遠。眾人歎譽。某甲村落。有檀越施主。恒喜接納沙門婆羅門。隨所給與。不令有乏。是謂師子。檀越施主。獲此第一之德。復次師子。檀越施主。若至沙門刹利婆羅門長者眾中。不懷慚愧。亦無所畏。猶如師子獸王。在群鹿中。亦無畏難。是謂師子。檀越施主。獲此第二之德。復次師子。檀越施主。眾人敬仰。見者歡悅。如子見父。瞻視無厭。是謂師子。檀越施主。獲此第三之德。復次師子。檀越施主。命終之後。當生二處。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在天為天所敬。在人為人尊貴。是謂師子。檀越施主。獲此第四之德。復次師子。檀越施主。智慧遠出眾人上。現身盡漏。不經後世。是謂師子。檀越施主。獲此第五之德。夫人惠施有五德。恒隨己身。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心常喜惠施 功德具足成 在眾無疑難  
亦復無所畏 智者當惠施 初無變悔心

①知時 ②五(龍)王(王) ~ 接596頁 所諮問此義。佛即開解說種種法。生大歡喜乞求出家。佛言善來入我法中修於梵行。因其種族本姓名大迦旃延



在三十三天 玉女而圍遶

所以爾者。師子當知。檀越施主。生一善處。現身盡漏。至無為處。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施為後世糧 要至究竟處 善神常將護 亦復致歡喜

所以然者。師子當知。布施之時。恒懷歡悅。身意牢固。諸善功德。皆悉具足。得三昧意。亦不錯亂。如實而知之。云何如實而知。苦集苦盡。苦出要。如實而知。是故師子。當求方便。隨時惠施。若欲得聲聞道。辟支佛道。佛道皆悉如意。如是師子。當作是學。爾時師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檀越施主。惠施之日。得五事功德。云何為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辯。是謂為五。復次。檀越施主。施命之時。欲得長壽。施色之時。欲得端正。施安之時。欲得無病。施力之時。欲令無能勝。施辯之時。欲得無上。正真之辯。比丘當知。檀越施主。惠施之日。有此五功德。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施命色及安 力辯為第五

五功德已備 後受無窮福 智者當念施 除去貪欲心 今身有名譽 生天亦復然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欲得五功德者 當行此五事 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二)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時之施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菓。若

穀食。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謂比丘。應時之施。有此五事。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智者應時施 信心不斷絕 於此快受樂 生天眾德備 隨時念惠施 受福如響應 永已無短乏 所生常富貴 施為眾行具 得至無上位 億施不起想 歡喜遂增益 心中生此念 亂意永無餘 覺知身安樂 心便得解脫 是故有智人 不問男與女 當行此五施 無失方便宜

是故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行此五事者。當念隨時施。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善不善禮佛 天使歲五瑞

文茶親瞻病 五施隨時施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四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五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五王品第二十三

(一)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五大國王。波斯匿為首。集在園觀之中。各作此論。云何為五王。所謂波斯匿王。毘沙王。優填王。惡生王。優陀延王。爾時五王。集在一處。各作此論。諸賢當知。如來說此五欲。云何為五。若眼見色。甚愛敬念。世人所希望。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如來說此五欲。此五欲中。何者最妙。為眼見色妙耶。為耳聞聲妙耶。為鼻嗅香妙耶。為舌知味妙耶。

為身知細滑妙耶。此五事何者為最妙。其中或有國王。而作是說。色最為妙。或有作是論。聲最為妙。或有作是論。香最為勝。或有作是論。味最為妙。或有作是論。細滑為最勝。是時言色妙者。優陀延王之所說也。言聲妙者。優填王之所說也。言香妙者。惡生王之所說也。言味妙者。波斯匿王之所說也。言細滑妙者。毘沙王之所說也。是時五王。各相謂言。我等共論此五欲。然復不知何者為妙。是時波斯匿王語四王曰。今如來近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我等盡共至世尊所。問斯義。若世尊有所教勅。當共奉行。是時諸王。聞波斯匿王語已。便共相將。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波斯匿王。以所共論五欲者。具白如來。爾時世尊告諸五王曰。諸王所論。各隨時宜。所以然者。夫人性行深著色者。觀無厭足。此人於色。最妙最上。無復過者。爾時彼人不著聲香味細滑之法。五欲之中。色為最妙。若復有人。性行著聲。彼聞聲已。極懷歡喜。而無厭足。此人於聲。最妙最上。五欲之中。香最為妙。若復有人。性行著味。彼知味已。極懷歡喜。而無厭足。此人於味。最妙最上。五欲之中。味最為妙。若復有人。性行著細滑。彼得細滑已。極懷歡喜。而無厭足。此人於細滑。最上最妙。五欲之中。細滑最為妙。若復彼人心以著色。爾時彼人不著聲香味細滑之法。若復彼人性行著聲。爾時彼人不著色香味細滑

之法。若復彼人性行著香。爾時彼人不著色聲味細滑之法。若復彼人性行著味。爾時彼人不著色聲香細滑之法。若復彼人性行著細滑。爾時彼人不著色聲香味之法。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欲意熾盛時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歡喜 所願無有疑  
彼以得此欲 貪欲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緣之最為妙 若復聽聲時 所欲必可克  
聞已倍歡喜 所願無有疑 彼以得此聲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若復嗅香時 所欲必可克 嗅已倍歡喜  
所欲無有疑 彼以得此香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若復得味時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歡喜 所欲無有疑  
彼以得此味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若得細滑時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歡喜 所欲無疑難 彼以得細滑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是故大王。若言色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色有氣味。若色無味者。眾生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色為最妙。然色有過失。若當色無過失。眾生則無厭患。以其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色有出要。若當色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色為最妙。然復大王。若言聲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聲有氣味故。若聲無味者。眾生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聲為最妙。然聲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聲有出要。若當聲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聲為最妙。然大王。當知。若言香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香有氣味故。若香無氣味者。眾生之類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香為最妙。然香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香有出要。若當香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香為最妙。然復大王。若言味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味有氣味故。若味無氣味者。眾生之類終不染著。以其有氣味故。五欲之中味為最妙。然味有過失。若當味無過失者。眾生則不厭患。以其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味有出要。若當味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味為最妙。然復大王。當知。言細滑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細滑無氣味者。眾生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細滑為最妙。然細滑有過失。若細滑無過失者。眾生之類則不厭患之。以其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細滑有出要。若當細滑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細滑為最妙。是故大王。所樂之處。心即染著。如是大王。當作是知。爾時五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失故眾生厭患之。然聲有出要。若當聲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聲為最妙。大王當知。若言香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香有氣味故。若香無氣味者。眾生之類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香為最妙。然香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香有出要。若當香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香為最妙。然復大王。若言味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味有氣味故。若味無氣味者。眾生之類終不染著。以其有氣味故。五欲之中味為最妙。然味有過失。若當味無過失者。眾生則不厭患。以其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味有出要。若當味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味為最妙。然復大王。當知。言細滑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細滑無氣味者。眾生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細滑為最妙。然細滑有過失。若細滑無過失者。眾生之類則不厭患之。以其有過失。故眾生厭患之。然細滑有出要。若當細滑無出要者。此眾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眾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細滑為最妙。是故大王。所樂之處。心即染著。如是大王。當作是知。爾時五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珍皆悉備具。金銀珍寶不可稱計。然月光長者無有兒息。爾時長者以無兒故。求禱天神。請求日月天神地神鬼子母。四天王二十八大神鬼王。釋及梵天山神樹神。五道之神樹木藥草。靡處不周。皆悉歸命見賜一男兒。爾時月光長者婦。經數日中。便自懷妊。即語長者。我自懷妊。即語長者。我自覺有娠。長者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與夫人敷好床座。食好甘食。著好衣裳。是時夫人經八九月。便生男兒。顏色端正。世之希有如桃華色。是時此兒兩手執無價摩尼珠。即便說此偈  
此家頗有財 寶物及穀食 我今欲惠施  
使貧無有乏 若此無物者 財寶及穀食  
今有無價珠 常用惠施人  
是時父母及家中人。聞此語已。各各馳走。云何乃生此鬼魅種。唯有父母哀愍兒。故不東西馳走。即時母向兒說此偈  
鬼魅及羅刹 是誰姓字何 我今欲知之  
是時小兒復以偈報母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魅羅刹 我今父母生 是人不足疑  
是時夫人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以此因緣。盡向月光長者說。是語時。長者便作是念。此將是何緣。我今當以此事向尼犍子說。即抱此兒詣尼犍子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月光長者以此因緣具向尼犍子說。時尼犍子聞此語已。告長者。此兒薄福之人。無益於身。當取殺之。若不殺者。門戶衰耗。皆當死盡。是時月光長者作是思惟。我前後來無有兒息。由此因緣。請求天地無處不遍。乃經歷



爾許年歲方生此兒。我今不堪取此兒殺。當更問餘沙門婆羅門。令斷我疑。爾時如來成佛未久。眾人稱號名大沙門。是時月光長者便作是念。我可以因緣具向大沙門說之。是時長者即從座起。抱此兒往詣世尊所。中道復作是念。今有長老梵志。年過耆艾。聰明黠慧。眾人所敬待。彼尚不知不見。況此沙門瞿曇年少。學道未久。豈能知此事乎。將恐不解吾疑。我今宜可中道還家。是時有天神昔與長者知舊。知長者心中所念。在虛空中而告之曰。長者當知。小可前進。必當獲利。得大果報。亦當至甘露之處。如來出世甚為難遇。如來降甘露雨時。時乃有。又復長者。有四事最小不可輕。云何為四。國王雖小。最不可輕。火雖小。亦不可輕。龍雖小。復不可輕。學道之人。雖復年幼。亦不可輕。是謂長者。有此四事。最不可輕。是時天神便說此偈。國王雖復小。斬害由其法。小火雖未熾。焚燒山草木。神龍雖現小。降雨隨時宜。學者年幼稚。度人無有量。爾時月光長者心開意解。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前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告長者曰。今此小兒極有大福。此小兒若當大者。當將五百徒眾來至我所。而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我聲聞中福德第一。無能及者。是時長者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白世尊言。如世尊教。非如尼捷子語。是時月光長者重白世尊。唯願受請。及比丘僧。并愍此小兒。爾時世尊默然受請。時長者以見默然受請。即從座起。頭面禮足。

便退而去。還至家中。供辦種種甘饌飲食。敷好坐具。清旦自白。時到。唯願降神。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將諸比丘。前後圍遶。入舍衛城。至長者家。即就于座。是時長者見佛比丘僧坐已定。即辦種種飲食。自手斟酌。歡喜不亂。以見食竟。除去鉢器。行清淨水。更取小座。如來前坐。欲得聞佛所說妙法。是時月光長者白世尊言。我今持居家田業。盡與此兒。唯願世尊當與立名。世尊告曰。此兒生時。人皆馳走東西。云是尸婆羅鬼。今即立字尸婆羅。爾時世尊漸與長者及長者婦而說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出要為妙。爾時世尊以見長者及長者婦心開意解。無復狐疑。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是時世尊盡與長者說之。令發歡喜之心。長者夫婦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猶如新白氎易染為色。是時長者夫婦亦復如是。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彼以見法。分別諸法。以度猶豫。無復狐疑。得無所畏。解如來深奧之法。即受五戒。爾時世尊便說此偈。祀祠火為上。諸論頌為首。王為人中尊。海為眾流源。月為星中明。日為眾明最。八方及上下。所生萬品物。欲求其福者。三佛最為尊。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座起而去。是時長者求五百童子。使侍衛尸婆羅。是時尸婆羅年向二十。往至父母所。白父母言。唯願二尊許。使出家學道。爾時二親即便聽許。所以然者。世尊先以記之。當將五百童子至世尊所。求作沙門。是時尸婆羅及五百人禮父母足。便退

而去。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尸婆羅白世尊言。唯願聽許。得在道次。是時世尊即便聽許。使作沙門。未經幾日。便成阿羅漢。六通清徹。具八解脫。是時五百童子前白佛言。唯願世尊聽作沙門。世尊默然可之。出家未經幾日。便成羅漢。爾時尊者尸婆羅還。在舍衛國本邦之處。眾人敬仰。得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是時尊者尸婆羅便作是念。我今在此本邦之中。極為煩鬧。今可在人間遊化。是時尊者尸婆羅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詣所止。收攝坐具。著衣持鉢。出祇桓精舍。將五百比丘。前後圍遶。在人間遊化。所至到處。無不供養者。皆供給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復有諸天告諸村落。今有尊者尸婆羅。得阿羅漢福德第一。將五百比丘。在人間遊化。諸賢可往供養。今不為者。後悔無益。是時尊者尸婆羅便作是念。今甚厭患此供養。當何處避之。令人不知吾處。是時即入深山之中。諸天復在村落間。各各告曰。今尊者尸婆羅在此山中。可往供養。今不為者。後悔無益。是時人民聞天語已。即負飲食。往詣尊者尸婆羅所。唯願尊住為我等故。是時尸婆羅漸漸人中遊化。來至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五百人俱。亦得供養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時尸婆羅復作是念。我今向在何處夏坐。令人不知吾處。復重作念。當在耆闍山東。廣普山西。於中夏坐。即將五百比丘。在彼山中。而受夏坐。是時釋提桓因。知尸婆羅心中所念。

即於山中化作浮圖園果樹木皆悉備具。周匝有浴池化作五百高臺。復化作五百床座。復化作五百小床座。復化作五百繩床。以天甘露而食之。是時尊者尸婆羅便作是念。我今已夏坐訖。不見如來甚久。今可往親覲世尊。即將五百比丘往舍衛城。爾時盛熱。比丘眾皆悉汗出。污染身體。是時尊者尸婆羅作是念。今日比丘眾身體極熱。得少許雲在上。及細雨者。甚是佳事。值小浴池。及得少漿。以生此念。即空中有大雲。及作細雨。亦有浴池。有四非人。負好甘漿。毘沙門王所遣。唯願尊者受此甘漿。及施比丘僧。爾時受此漿已。與比丘僧使飲之。爾時尸婆羅復作是念。我今可在此間止宿。是時釋提桓因知尸婆羅心中所念。即於道側化作五百房舍。床臥備具。是時諸天奉上飲食。尸婆羅食訖。即從坐起而去。爾時尊者尸婆羅叔父在舍衛城內住。饒財多寶。無所短乏。然復慳貪。不肯布施。不信佛法。眾不造功德。是時諸親族語此人曰。長者用此財貨。為然復不作後世遺糧。爾時彼長者聞此語已。一日之中。以百千兩金。布施與外道梵志。不向三尊。是時尊者尸婆羅聞叔父以百千兩金。施與外道異學。不布施與三尊。是時尊者尸婆羅往詣祇洹精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與尸婆羅說微妙之法。是時尊者尸婆羅從如來聞法已。即從坐起。禮世尊足。右繞三匝。便退而去。是時尊者尸婆羅。即其日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漸漸往詣叔父家。到已在門外默

然立。是時長者見尊者尸婆羅在門外乞食。即語之曰。汝昨日何故不來。我昨日以百千兩金惠施。我可以一張氈。持用施卿。尸婆羅對曰。我今不用氈。為今日來者。故乞食耳。長者對曰。我昨日以用百千兩金惠施。更不能復惠施。是時尊者尸婆羅欲得度長者。故便飛在空中。身出水火。坐臥經行。隨意所造。是時長者見此變化已。便作是說。可還來下。就坐。今當相施。是時尊者尸婆羅即捨神足。尋來就坐。是時彼長者以弊惡飲食。極為麁醜。與尊者尸婆羅使食之。是時尊者尸婆羅生長豪家。飲食自恣。但以彼長者故。而受此食。便取食之。是時尊者尸婆羅食訖。還詣所在。即其夜虛空。神天來語長者曰。善施極大施。乃與尸婆羅。無欲以解脫。愛斷以無疑。乃與尸婆羅。無欲以解脫。愛斷以無疑。是時長者聞天人語。便作是念。我昨日以百千兩金。施與外道。乃無此應。我今日以弊惡。食施與尸婆羅。乃致此應。何時當曉。自當以百千兩金。施尸婆羅。是時長者。即其日檢校家中。有直百千兩金者。即持詣尸婆羅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爾時長者。以百千兩金。奉上尸婆羅。並作是語。唯願受此百千兩金。是時尊者尸婆羅報曰。當使長者受福。無窮長壽。自然。然復如來不許。比丘受百千兩金。是時長者。便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長者。白世尊言。唯願世尊使尸婆羅。比丘受此百千兩金。使我蒙其福。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尸婆羅比丘所。云吾喚卿。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彼比丘從佛受教。即往至彼尸婆羅所。以如來語而告之。是時尊者尸婆羅承彼比丘語。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告尸婆羅曰。汝今可受此長者百千兩金。使蒙其福。此是宿緣之業。可受其報。尸婆羅對曰。如是世尊。是時尊者尸婆羅。即時而說達嚩。施衣及餘物。欲求其福德。往至天世人。五樂自娛樂。從天至人中。度有無疑難。涅槃無為處。諸佛之所樂。施惠無難者。蒙此獲福祐。當起慈惠心。作福無有懈。是時尊者尸婆羅語長者言。可持此百千兩金。著我房中。爾時長者。承受其教。持此百千兩金。著尊者尸婆羅房中。便退而去。是時尸婆羅告諸比丘。諸有所乏者。來至此。而取之。若復須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皆來取之。勿在餘處而求之也。展轉相告。令知之。是時眾多比丘。白世尊言。此尸婆羅昔作何福。生長者家。端正無雙。如桃華色。復作何福。兩手捉珠。出母胎中。復作何福。將五百人。詣如來所。出家學道。值如來世。復作何福。所至到處。衣食自然。無所短乏。餘比丘。無能及者。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有佛號毘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出現於世。遊在槃頭國界。與六十萬八千眾。俱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爾時有梵志名曰耶若達。住彼土界。饒財多。



寶金銀珍寶車馬璫真珠寶珀不可稱計。是時耶若達出彼國界，往至毘婆尸如來所，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毘婆尸如來，漸與說法，便發歡喜之心。是時耶若達白毘婆尸如來：唯願當受我請，欲飯佛及比丘僧。是時如來默然受請。耶若達梵志以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座起，遶佛三匝而去。至家中辦種種甘饌飲食。是時耶若達夜半便作是念：我今已辦種種飲食，唯乏無酪。明日清旦當往城門中，其有賣酪者，盡當買之。是時耶若達清旦敷好坐具，尋復詣城門中求酪。當於爾時有放牛人持酪，名尸婆羅，欲往祠祀。是時耶若達梵志語放牛人曰：卿酪賣者，吾當與價。尸婆羅報曰：我今欲祠祀，婆羅門報曰：汝今祀天為何所求，但賣與我，當重顧價。放牛人報曰：梵志今用酪為，梵志報曰：我今請毘婆尸如來及比丘僧，然飲食盡辦，唯無有酪。是時尸婆羅問梵志曰：毘婆尸如來者為何等相貌？梵志報曰：如來者無與等，戒具清淨，慧定三昧不可及。天上人中無能及者。是時耶若達梵志歎說如來之德。尸婆羅聞已，心開意解。是時尸婆羅語梵志曰：我今躬持此酪往施如來，復用祀天為？是時耶若達梵志將此放牛人往至家中，即白時到。今正是時，唯尊屈顧。時如來以知時到，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前後圍遶。至耶若達梵志家，各次第坐。是時放牛人見如來容貌世之希有，諸根憐怕，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亦如日月，猶如須彌山出眾山上，光明遠照，靡

不蒙潤，見已歡喜，便前進世尊所而作是說：設當如來功德如梵志所論者，使此一瓶酪盡充眾僧。爾時尸婆羅白世尊言：願受此酪。是時如來即舒鉢受酪，亦復與比丘僧。猶故有酪。爾時放牛人白世尊言：今故有餘酪。時如來告曰：汝今更持此酪施佛及比丘眾。時放牛人對曰：如是世尊。是時放牛人更重行酪，猶故遺餘酪在。放牛人復白佛言：今故有遺餘酪在。是時如來告此人曰：今可持此酪與比丘尼眾優婆塞優婆夷眾，使得充飽。故有遺餘酪在。爾時佛語放牛人：汝今持此酪與檀越主人對曰：如是。尋復與檀越主人。故有遺餘酪在。復施與乞人貧賤者，亦有遺餘酪在。來白佛言：故有遺餘酪在。時佛告曰：今持此酪瀉著淨地，若著水中，所以然者，我不見有人天及世能消此酪者。唯除如來。放牛人即受佛教，持此酪而著水中。尋時水中大火炎出，高數十仞。是時放牛人見此變怪，已歎未曾有。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叉手而住。復作此誓願：今持此酪施與四部之眾，設當有福德者，緣此福祐，莫墮八難之處。莫生貧賤之家。所生之處六情完具，面目端正，亦莫在家。使將來之世亦值如此聖尊。比丘當知三十一劫復有佛名式詰如來出現於世。是時式詰如來遊化於野馬世界，與大比丘十萬人俱。是時式詰如來到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彼城中有大商客名曰善財，遙見式詰如來，諸根寂靜容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面如日月，見已便發歡喜

之心。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賈人以好寶珠散如來上，現其微心。普作誓願，持此功德。所生之處饒財多寶，無所乏短。無令手中有空缺時。乃至母胞胎中亦使不空。於此劫中復有毘舍羅婆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爾時有長者名善覺，饒財多寶。復請毘舍羅婆如來至真等正覺及比丘僧。時彼長者少於使人。是時長者躬自辦種種甘饌飲食。飯彼如來，作是誓願：我持功德所生之處常值三尊，無所短乏。恒多使人，令將來之世值如來。如今日也。今此賢劫中有佛名拘屢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有長者名多財，復請拘屢孫如來七日之中飯佛及比丘僧，供養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所生之處常饒財多寶，莫生貧賤之家。使我所生之處恒得四事供養。為四部之眾國王人民所見宗敬。天龍鬼神人若非人所見接遇。諸比丘當知：爾時耶若達梵志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今月光長者今身是也。爾時放牛人名尸婆羅，以酪供養佛者，今比丘尸婆羅是也。爾時善財賈人豈異人乎？莫作是觀。今尸婆羅比丘是也。爾時善覺長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今尸婆羅比丘是。爾時多財長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今日尸婆羅比丘是也。諸比丘當知：尸婆羅比丘作此誓願，使我所生之處恒端正無雙。常在富貴家生，使將來之世值遇世尊。設為我說者，即得解脫，得出家作沙門。緣此功德，今

尸婆羅比丘得生富貴家端正無雙今遭值我即得阿羅漢然比丘當知復以寶珠散如來上持是功德今處母胎手執雙珠出母胎中價直閻浮提當生之日便作是說復請拘屢孫如來求多使人今將五百徒眾至我所出家學道得阿羅漢復於七日之中供養拘屢孫如來求得四事供養今日不乏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緣此功德餘比丘所不及釋提桓因身來供養給其所須又且諸天轉告村落使四部之眾知有尸婆羅此其義也我弟子中第一福德者尸婆羅比丘是也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五健丈夫堪任戰鬪出現於世云何為五於是有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遙見風塵便懷恐怖是謂第一戰鬪人也復次第二戰鬪人著鎧持仗欲入軍戰若見風塵不懷恐怖但見高幢便懷恐怖不堪前鬪是謂第二人復次第三戰鬪人著鎧持仗欲入軍戰鬪彼若見風塵若見高幢不懷恐怖若見弓箭便懷恐怖不堪戰鬪是謂第三人也復次第四戰鬪人著鎧持仗入軍共鬪彼若見風塵若見高幢若見箭不懷恐懼但入陣時便為他所捉或斷命根是謂第四戰鬪人也復次第五戰鬪人著鎧持仗欲入陣鬪彼若見風塵若見高幢若見箭若為他所捉乃至於死不懷恐怖能壞他軍境界內外而領人民是謂第五戰鬪人也如是比丘世間有此五種人今比丘眾中亦有此五種

之人出現於世云何為五或有一比丘遊他村落彼聞村中有婦人端正無雙面如桃華色彼聞已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即見此女人顏貌無雙便起欲想除去三衣還佛禁戒而作居家猶如彼鬪人小見風塵以懷恐怖似此比丘也復次有比丘聞有女人在村落中住端正無比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彼若見女人不起欲想但與彼女人共相調戲言語往來因此調戲便捨法服還為白衣如彼第二人見風塵不怖但見高幢便懷恐怖此比丘亦復如是復次有一比丘聞村落中有女人容貌端正世之希有如桃華色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若見女人不起欲想設共女人共調戲亦復不起欲意之想但與彼女人手拳相加或相捻捏於中便起欲想捨三法衣還為白衣習於家業如彼第三人入陣時見風塵見高幢不恐怖見弓箭便懷恐怖復次有一比丘聞村落中有女人面容端正世之希有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彼若見女人不起欲想設共言語亦復不起欲想設彼女人共相捻捏便起欲想然不捨法服習於家業如彼第四人入軍為他所獲或喪命根而不得出復次有一比丘依村落而住彼聞村中有女人然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彼若見女人不起欲想設共言笑亦不起欲想設復共相捻捏亦復不起欲想是時比丘觀此身中三十六物惡穢不淨誰著此者由何起欲此欲為止何所為從頭耶形體出耶觀此諸物了無所有從頭至足亦復如是

五藏所屬無有想像亦無來處彼觀緣本不知所從來處彼復作是念我觀此欲從因緣生彼比丘觀此已欲漏心得解脫有漏心得解脫無明漏心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如彼第五戰鬪之人不難眾敵而自遊化由是故我今說此人捨於愛欲入於無畏之處得至涅槃城是謂比丘有此五種之人出現於世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欲我知汝本意以思想生 非我思想生 且汝而不有是故諸比丘當觀惡穢婬不淨行除去色欲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戰鬪之人出現於世云何為五或有一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彼見風塵便懷恐怖不敢入彼大陣之中是謂第一之人復次第二戰鬪之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彼見風塵不生畏懼但聞擊鼓之音便懷恐怖是謂第二之人復次第三之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彼見風塵不生畏懼設聞鼓角之聲不起畏懼彼若見高幢便懷恐怖不堪戰鬪是謂第三之人復次第四戰鬪之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中若見風塵不起畏懼若聞鼓角之音復非恐懼若見高幢亦非怖畏設為他所捉或斷命根是謂第四之人復次第五有人著鎧持仗入軍共鬪彼盡能有所壞廣接國界是謂第五之人出現於世比丘當知今比丘亦有五種之人出現於



世間云何為五。或有一比丘住村落中。彼聞有女人端正無雙如桃華色。彼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守根門不護身口意法。彼若見女人便起欲意。還捨禁戒習白衣法。如彼初人聞揚塵之聲。不堪戰鬪便懷恐怖。我由是故而說此人。復次有比丘住在村落。彼聞村中有女人端正無比面如桃華色。而便捨戒習白衣法。如彼第二鬪人。但聞鼓角之聲。不堪戰鬪。此亦如是。復次有比丘住在村落。聞有女人在彼村落。彼聞已便起欲意。若見女人不起欲想。但共女人共相調戲。於中便捨禁戒習白衣法。如彼第三人。遙見幢已便懷恐怖不堪戰鬪。由是故今說此人。是謂第三戰鬪之人。復次有比丘住在村落。彼比丘聞村中有女人。聞已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守護身口意。彼見女人端正無雙。於中便起欲意。或與女人共相捻捏。或手拳相加。便捨禁戒還為白衣。如彼第四戰鬪之人。在大軍中為他所捉喪失命根。由是之故今說此人。復次有比丘聞村落中有女人世之希有。彼雖聞此不起欲想。彼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而守護身口意。彼雖見女人不起欲想。無有邪念。設共女人言語往返亦不起欲想。亦無邪念。設共女人共相捻捏手拳相加。爾時便起欲想。身口意便熾盛。欲意已熾盛。還詣園中至長老比丘所。以此因緣向長老比丘說之。諸賢當知。我今欲意熾盛不能自禁制。唯願說法使脫欲之惡露不淨。是時長老比丘告曰。汝今當觀此欲為從何生。復

從何滅。如來所說。夫去欲者以不淨觀除之。及修行不淨觀之道。是時長老比丘便說此偈言。

(六)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人掃偷婆不得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有人掃偷婆不以水灑地。不除去瓦石。不平整其地。不端意掃地。不除去穢惡。是謂比丘掃地之人不成五功德。比丘當知。掃地之人成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掃偷婆之人以水灑地。去瓦石。平整其地。端意掃地。除去穢惡。是謂比丘有五事令人得功德。是故諸比丘。欲求其功德者當行此五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加心而熾盛。當去諸熾心。欲意止休息。諸賢知之。欲從想生。以興想念便生欲意。或能自害復害他人。起若干災患之變。於現法中受其苦患。復於後世受苦無量。欲意以除亦不自害不害他人。於現法報不受其苦。是故今當除想念。以無想念便無欲心。以無欲心便無亂想。爾時彼比丘受如此教勅。即思惟不淨之相。以思惟不淨之相。爾時有漏心得解脫。至無為處。如彼第五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彼見眾敵無有恐懼。設有來害者心不移動。能破外寇居他界中。由是故今說此人。能破魔眾。去諸亂想。至無為處。是謂第五人出現於世。比丘當知。世間有此五人出現世間。是故諸比丘。當念修行欲不淨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長遊行之人有五艱難。云何為五。於是恒遊行人不誦法教。所誦之教而忘失之。不得定意。以得三昧復忘失之。聞法不能持。是謂比丘多遊行人有此五難。比丘當知。不多遊行人有五功德。云何為五。未曾得法而得法。已得不復忘失。多聞能有所持。能得定意。以得三昧不復忘失。是謂比丘不多遊行人有此五功德。是故諸比丘莫多遊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夫掃地之人有五事不得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掃地之人不知逆風不知順風。復不作聚。復不除糞。然掃地之處復非淨潔。是謂比丘掃地之人雖有五事不成大功德。復次比丘掃地之人成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掃地之人知逆風順風之理。亦知作聚。亦能除之。不留遺餘。極令淨好。是謂比丘有此五事成大功德。是故諸比丘。當除前五事。修後五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恒一處止。有五非法。云何為五。於是比丘一處住者。意著屋舍。畏恐人奪。或意著財產。復恐人奪。或多集物。猶如白衣貪著親親。不欲使人至親親家。恒共白衣而相往來。是謂比丘一處住人。有此五非法。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勿一處

復

復

復

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不一處住人有五功德。云何為五。不貪屋。不貪器物。不多集財物。不著親族。不與白衣共相往來。是謂比丘不住一處人有此五功德。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行此五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〇)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光明池側。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在人間遊化。爾時世尊遙見大樹為火所燒。見已如來更詣一樹下。到已就樹下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比丘。寧持身投此火中。為寧與端正女人而共交遊。爾時諸比丘白佛言。寧與女人共相交遊。不投身入此火中。所以然者。此火毒熱不可稱計。斷其命根。受苦無量。世尊告曰。我今告汝等。非沙門行言是沙門。非梵行人言是梵行。不聞正法言我聞法。無清白法。如是之人。寧投入此火中。不與女人共相交遊。所以然者。彼人寧受此苦痛。不以此罪入地獄中受苦無量。云何比丘。寧受人禮拜恭敬。為寧使人取利劍斷其手足。諸比丘對曰。寧受恭敬禮拜。不使人以劍斷其手足。所以然者。斷其手足痛不可稱計。世尊告曰。我今告汝等。非沙門行言是沙門。非梵行人言是梵行。不聞正法言我聞法。無清白法。如是之人。寧投身受此利劍。不以無戒受他恭敬。所以然者。此痛斯須間耳。地獄苦痛

不可稱計。云何比丘。寧受人衣裳。為寧以熱鐵鏝用纏裹身。諸比丘對曰。寧以受人衣裳不受此苦痛。所以然者。此毒痛不可稱計。世尊告曰。我今重告汝。無戒之人。寧以熱鐵鏝纏裹其身。不受人衣裳。所以然者。此痛須臾間耳。地獄苦痛不可稱計。云何比丘。寧受人信施之食。為寧以吞熱鐵丸乎。諸比丘對曰。寧受人信施之食。不吞熱鐵丸。所以然者。此痛不可堪處。世尊告曰。我今語汝。寧吞熱鐵丸。不以無戒受人信施。所以然者。吞熱鐵丸痛斯須間。不以無戒受他信施。云何比丘。寧受人床敷之具。為寧臥熱鐵床上。諸比丘對曰。我等世尊。寧受人床臥之具。不臥鐵床上。所以然者。此之毒痛不可稱計。世尊告曰。彼愚癡之人。無有戒行。非沙門言是沙門。無有梵行。言修梵行。寧當臥鐵床上。不以無戒受他信施。何以故。臥鐵床上痛斯須間。不以無戒受他信施。比丘當知。如我今日觀無戒之人。所趣向處。設彼人聞者。形體枯悴。沸血從面孔出。便取命終。不與女人共相交遊。不受人禮敬之德。不受人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以其無戒之人。不觀後世前世之罪。不顧命根。受此苦痛。無戒之人。當生三惡趣中。所以然者。以其造惡行之所致也。如來今日觀察善行人之所趣向。正使中毒。為刀所傷。自斷命根。何以故。欲捨此身受天之福。當生善處。皆由前世受善行報之所致也。是故比丘。當念修行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所見身。欲使今世獲其果報。得甘露道。正使

受人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而無過失。又使檀越受福無窮。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說此法時。六十比丘漏盡意解。六十比丘還捨法服。而作白衣。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王及月光 尸婆。二種鬪 二掃二行法  
去住有二種 枯樹最在後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五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六

等見品第二十四

(二)聞如是。一時尊者舍利弗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眾多比丘到舍利弗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舍利弗言。戒成就比丘當思惟。惟何等法。舍利弗報言。戒成就比丘當思惟。惟五盛陰無常。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惟苦。空。無我。云何為五。所謂色陰。痛陰。想陰。行陰。識陰。爾時戒成就比丘思惟。惟此五盛陰。便成須陀洹道。比丘舍利弗言。須陀洹比丘當思惟。惟何等法。舍利弗報言。須陀洹比丘當思惟。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惟苦。空。無我。諸賢當知。若須陀洹比丘思惟。惟此五盛陰時。便成斯陀含果。諸比丘問曰。斯陀含比丘當思惟。惟何等法。舍利弗報言。斯陀含比丘亦當思惟。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惟苦。空。無我。爾時斯陀含比丘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當思惟此五盛陰時便成阿那含果。諸比丘問曰：阿那含比丘當思惟何等法？舍利弗報言：阿那含比丘亦當思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此五盛陰時便成阿羅漢。諸比丘問曰：阿羅漢比丘當思惟何等法？舍利弗報言：汝等所問何其過乎？羅漢比丘所作以過，更不造行，有漏心得解脫，不向五趣生死之海，更不受有，有所造作，是故諸賢持戒比丘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當思惟此五盛陰，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舍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二)聞如是。一時佛在波羅捺仙人鹿野苑中，爾時如來成道未久，世人稱之為大沙門。爾時波斯匿王新紹王位，是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我今新紹王位，先應取釋家女，設與我者乃適我心，若不見與，我今當以力往逼之。爾時波斯匿王即告一臣曰：往至迦毘羅衛至釋種家，持我名字告彼釋種。云：波斯匿王問訊起居，輕利致問無量，又語彼釋：吾欲取釋種女，設與我者，抱德永已。若見違者，當以力相逼。爾時大臣受王教勅，往至迦毘羅國。爾時迦毘羅衛釋種五百人集在一處，是時大臣即往至五百釋種所，持波斯匿王名字語彼釋種言：波斯匿王問訊，慇懃起居，輕利致意無量，吾欲取釋種之女，設與吾者，是其大幸。若不與者，當以力相逼。時諸釋種聞此語，已極懷瞋恚，吾等大姓何緣當與婢子結親？其眾中或言當與，或言不可與。爾時有釋集彼眾中，名摩呵男，語眾人言：諸賢勿共瞋恚，

所以然者，波斯匿王為人暴惡，設當波斯匿王來者，壞我國界，我今躬自當往與波斯匿王相見，說此事情。時摩呵男家中婢生一女，面貌端正，世之希有。時摩呵男沐浴此女，與著好衣，載寶羽車，送與波斯匿王。又白王言：此是我女，可共成親。時波斯匿王得此女，極懷歡喜，即立此女為第一夫人，未經數日而身懷妊，復經八九月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所殊特。時波斯匿王集諸相師，與此太子立字。時諸相師聞王語已，即白王言：大王當知，求夫人時，諸釋共諍，或言當與，或言不可與，使彼此流離。今當立名，名曰毘流離。相師立號已，各從坐起而去。時波斯匿王愛此流離太子，未曾離目前。然流離太子年向八歲，王告之曰：汝今已大，可詣迦毘羅衛學諸射術。是時波斯匿王給諸使人，使乘大象往詣釋種家，至摩呵男舍，語摩呵男言：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學諸射術，唯願祖父母事教授。時摩呵男報曰：欲學術者，善可習之。是時摩呵男釋種集五百童子，使共學術。時流離太子與五百童子共學射術。爾時迦毘羅衛城中新起一講堂，天及人民，魔若魔天，在此講堂中住。時諸釋種各自相謂言：今此講堂成來未久，畫彩已竟，猶如天宮，而無有異。我等先應請如來於中供養，及比丘僧，令我等受福無窮。是時釋種即於堂上敷種種坐具，懸繒幡蓋，香汁灑地，燒眾名香，復儲好水，燃諸明燈。是時流離太子將五百童子往至講堂，所即昇師子之座。時諸釋種見之，極懷瞋恚，即

前捉臂逐出門外，各共罵之。此是婢子，諸天世人未有居中者，此婢生物，敢入中坐，復捉流離太子，撲之著地。是時流離太子即從地起，長歎息而視後。是時有梵志子名好苦，是時流離太子語好苦梵志子曰：此釋種取我毀辱，乃至於斯。設我後紹王位，時汝當告我此事。是時好苦梵志子報曰：如太子教，時彼梵志子曰：三時白太子曰：憶釋所辱，便說此偈。

一切歸於盡

果熟亦當墮

合集必當散

有生必有死

是時波斯匿王隨壽在世，後取命終，便立流離太子為王。是時好苦梵志至王所而作是說：王當憶本釋所毀辱，是時流離王報曰：善哉善哉，善憶本事。是時流離王便起瞋恚，告群臣曰：今人民主者為何人？群臣報曰：大王今日之所統領，流離王報曰：汝等速嚴駕集四部兵，吾欲往征釋種。諸臣對曰：如是大王，是時群臣受王教令，即運集四種之兵。是時流離王將四部之兵，往至迦毘羅越。爾時眾多比丘聞流離王往征釋種，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以此因緣，具白世尊。是時世尊聞此語已，即往逆流離王，便在一枯樹下，無有枝葉，於中結跏趺坐。是時流離王遙見世尊在樹下坐，即下車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流離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樹，枝葉繁茂，尼拘留之等，何故此枯樹下坐？世尊告曰：親族之蔭，故勝外人。是時流離王便作是念：今日世尊故為親族，然我今日應還本國，不應往征迦毘羅越。是時流離王即

辭還退。是時好苦梵志復白王言。當憶本為釋所辱。是時流離王聞此語已。復興瞋恚。汝等速嚴駕集四部兵。吾欲往征迦毘羅越。是時群臣即集四部之兵。出舍衛城。往詣迦毘羅越。征伐釋種。是時眾多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今流離王興兵眾。往攻釋種。爾時世尊聞此語已。即以神足。往在道側。在一樹下坐。時流離王遙見世尊。在樹下坐。即下車。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流離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樹。不在彼坐。世尊今日何故在此。枯樹下坐。世尊告曰。親族之勝外人。也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釋種出於佛 盡是我枝葉 故坐斯樹下

親族之蔭涼

是時流離王復作是念。世尊今日出於釋種。吾不應往征。宜可齊此還歸本土。是時流離王即還舍衛城。是時好苦梵志復語王曰。王當憶本釋種所辱。是時流離王聞此語已。復集四種兵。出舍衛城。詣迦毘羅越。是時大目乾連聞流離王往征釋種。聞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目連白世尊言。今日流離王集四種兵。往攻釋種。我今堪任使流離王及四部兵。擲著他方世界。世尊告曰。汝豈能取釋種宿緣。著他方世界乎。時目連白佛言。實不堪任。使宿命緣著他方世界。爾時世尊語目連曰。汝還就坐。目連復白佛言。我今堪任。移此迦毘羅越。著虛空中。世尊告曰。汝今堪能移釋種宿緣。著虛空中乎。目連報曰。不也。世尊。佛告目連。汝今還就本位。爾時目連復白佛言。唯願聽許。以鐵籠疏覆迦毘

羅越城上。世尊告曰。云何目連。能以鐵籠疏覆宿緣乎。目連白佛。不也。世尊。佛告目連。汝今還就本位。釋種今日宿緣已熟。今當受報。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欲使空為地

復使地為空 本緣之所繫 此緣不腐敗

是時流離王往詣迦毘羅越。時諸釋種聞流離王將四部之兵。來攻我等。復集四部之眾。一由旬中。往逆流離王。是時諸釋。一由旬內。遙射流離王。或射耳。不傷其耳。或射頭。不傷其頭。或射弓。不傷其弓。或射弦。不傷其弦。或射不傷其人。或射床座。不害其人。或射車輪。不傷其人。或壞幢。不害其人。是時流離王見此事。已便懷恐怖。告群臣曰。汝等觀此箭。為從何來。群臣報曰。此諸釋種。去此一由旬中。射箭使來。流離王報言。彼設發心欲害我者。普當死盡。宜可於中還歸舍衛。是時好苦梵志前白王言。大王勿懼。此諸釋種皆持戒。虫尚不害。況害人乎。今宜前進。必壞釋種。是時流離王漸漸前進。向彼釋種。是時諸釋退入城中。時流離王在城外。而告之曰。汝等速開城門。若不爾者。盡當取汝殺之。爾時迦毘羅越城。有釋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摩。聞流離王今在門外。即著鎧持仗。至城上。獨與流離王共鬪。是時奢摩童子多殺害兵眾。各各馳散。並作是說。此是何人。為是天也。為是鬼神也。遙見如似小兒。是時流離王便懷恐怖。即入地孔中。而避之。時釋種聞壞流離王眾。是時諸釋即呼奢摩童子而告之曰。汝年幼小。何故辱我等門戶。豈不知諸釋修

行善法乎。我等尚不能害虫。況復人命乎。我等能壞此軍眾一人。敵萬人。然我等復作是念。然殺害眾生。不可稱計。世尊亦作是說。夫人殺人。命死入地獄。若生人中。壽命極短。汝速去。不復住。此是時奢摩童子。即出國去。更不入迦毘羅越。是時流離王復至門中。語彼人曰。速開城門。不須稽留。是時諸釋自相謂言。可與開門。為不可乎。爾時弊魔波旬。在釋眾中。作一釋形。告諸釋言。汝等速開城門。勿共受困於今日。是時諸釋即與開城門。是時流離王即告群臣曰。今此釋眾。人民極多。非刀劍所能害盡。盡取埋脚地中。然後使暴象蹈殺。爾時群臣受王教勅。即以象蹈殺之。時流離王勅群臣曰。汝等速選面手。釋女五百人。時諸臣受王教令。即選五百端正女人。將詣王所。是時摩呵男釋。至流離王所。而作是說。當從我願。流離王言。欲何等願。摩呵男曰。我今沒在水底。隨我遲疾。使諸釋種。竝得逃走。若我出水。隨意殺之。流離王曰。此事大佳。是時摩呵男釋。即入水底。以頭髮繫樹根。而取命終。是時迦毘羅越城中。諸釋從東門出。復從南門入。或從南門出。還從北門入。或從西門出。而從北門入。是時流離王告群臣曰。摩呵男。父何故隱在水中。如今不出。爾時諸臣聞王教令。即入水中。出摩呵男。已取命終。爾時流離王。以見摩呵男命終。時王方生悔心。我今祖父。已取命終。皆由愛親族故。我先不知。當取命終。設當知者。終不來攻伐。此釋。是時流離王。殺九千九百九十萬人。流血成



河燒迦毘羅越城往詣尼拘留園中。是時流離王語五百釋女言。汝等慎莫愁憂。我是汝夫。汝是我婦。要當相接。是時流離王便舒手捉一釋女而欲弄之。時女問曰。大王欲何所為。時王報言。欲與汝情通。女報王曰。我今何故與婢生種情通。是時流離王甚懷瞋恚。勅群臣曰。速取此女。兀其手足著深坑中。諸臣受王教令。兀其手足擲著坑中。及五百女人皆罵王言。誰持此身與婢生種共交通。時王瞋恚。盡取五百釋女。兀其手足著深坑中。是時流離王悉壞迦毘羅越已。還詣舍衛城。爾時祇陀太子在深宮中。與諸妓女共相娛樂。是時流離王聞作倡伎聲。即便問之。此是何音聲。乃至於斯。群臣報王言。此是祇陀王子在深宮中作倡伎樂。而自娛樂。時流離王即勅御者。汝回此象詣祇陀王子所。是時守門人遙見王來。而白言。王小徐行。祇陀王子今在宮中。五樂自娛。勿相觸。是時流離王即時拔劍取守門人殺之。是時祇陀王子聞流離王在門外住。竟不辭諸妓女。便出在外。與王相見。善來大王。可入小停駕。時流離王報言。豈不知吾與諸釋共鬪乎。祇陀對曰。聞之。流離王報言。汝今何故與妓女遊戲而不佐我也。祇陀王子報言。我不堪任殺害眾生之命。是時流離王極懷瞋恚。即復拔劍斫殺祇陀王子。是時祇陀王子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中。與五百天女共相娛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祇陀王子。以取命終生三十三天。即便說此偈。

人天中受福 祇陀王子德 為善後受報

皆由現報故 此憂彼亦憂 流離二處憂 為惡後受惡 皆由現報故 當依福祐功 前作後亦然 或獨而為者 或復人不知 作惡有知惡 前作後亦然 或獨而為者 或復人不知 人天中受福 二處俱受福 為善後受報 皆由現報故 此憂彼亦憂 為惡一處憂 為惡後受報 皆由現報故 是時五百釋女自歸稱喚如來名號。如來於此亦從此間出家學道。而後成佛。然佛今日永不見憶。爾時世尊以天耳清徹。聞諸釋女稱怨向佛。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盡來共觀迦毘羅越。及看諸親命終。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世尊將諸比丘出舍衛城。往至迦毘羅越。時五百釋女遙見世尊將諸比丘來。見已皆懷慚愧。爾時釋提桓因及毘沙門王在世尊後而扇。爾時世尊還顧語釋提桓因言。此諸釋女皆懷慚愧。釋提桓因報言。如是世尊。是時釋提桓因即以天衣覆此五百女身體。上。爾時世尊告毘沙門王曰。此諸女人飢渴日久。當作何方宜。毘沙門王白佛言。如是世尊。是毘沙門天王即辦自然天食。與諸釋女皆悉充足。是時世尊漸與諸女說微妙法。所謂諸法皆當離散。會有別離。諸女當知。此五盛陰皆當受此苦痛。諸惱墮五趣中。夫受五盛陰之身。必當受此行報。以有行報。便當受胎。已受胎。分復當受苦樂之報。設當無五盛陰者。便不復受形。若不受形。則無有生。以無有生。則無有老。以無有老。則無有病。以無有病。則無

有死。以無有死。則無合會別離之惱。是故諸女。當念此五陰成敗之變。所以然者。以知五陰。則知五欲。以知五欲。則知愛法。以知愛法。則知染著之法。知此眾事。已則不復受胎。以不受胎。則無生老病死。爾時世尊與眾釋女漸說此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樂。爾時世尊觀此諸女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爾時世尊盡與彼說之。爾時諸女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各於其所。而取命終。皆生天上。爾時世尊詣城東門。見城中烟火洞然。即時而說此偈。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則不死 此滅為最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盡來往詣尼拘留園中。就座而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是尼拘留園。我昔在中。與諸比丘廣說其法。如今空虛。無有人民。昔日之時。數千萬眾。於中得道。使法眼淨。自今以後。如來更不復至此間。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說法已。各從坐起而去。往舍衛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流離王及此兵眾。不久在世。却後七日。盡當磨滅。是時流離王聞世尊所記。流離王及諸兵眾。却後七日。盡當消滅。聞已。恐怖告群臣曰。如來今以記之。云流離王不久在世。却後七日。及兵眾盡當沒滅。汝等觀外境。無有盜賊水火災變。來侵國者。何以故。諸佛如來。語無有二。所言終不異。爾時好苦梵志白王言。王勿恐懼。今外境無有盜賊畏難。亦無水火災變。今日大王快自娛樂。流離王言。梵志當知。

諸佛世尊言無有異。時流離王使人數日。至七日頭。大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將諸兵眾及諸婣女。往阿脂羅河側。而自娛樂。即於彼宿。是時夜半。有非時雲起。暴風疾雨。是時流離王及兵眾。盡為水所漂。皆悉消滅。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中。復有天火燒內宮殿。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流離王及四種兵。為水所漂。皆悉命終。入地獄中。爾時世尊便說此偈。作惡極為甚。皆由身口行。今身亦受惱。壽命亦短促。設在家中時。為火之所燒。若其命終時。必生地獄中。

爾時眾中多比丘。白世尊言。流離王及四部兵。今已命絕。為生何處。世尊告曰。流離王者。今入阿鼻地獄中。諸比丘。白世尊言。今此諸釋。昔日作何因緣。今為流離王所害。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日之時。此羅閱城中。有捕魚村。時世極飢餓。人食草根。一升金買一升米。時彼村中有大池水。又復饒魚。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往至池中。而捕魚食之。當於爾時。水中有二種魚。一名拘瓊。二名兩舌。是時二魚各相謂言。我等於此。眾人先無過失。我是水性之虫。不處平地。此人民之類。皆來食噉我等。設前世時。少多有福德者。其當用報怨。爾時村中有小兒。年向八歲。亦不捕魚。復非害命。然復彼魚。在岸上者。皆悉命終。小兒見已。極懷歡喜。比丘當知。汝等莫作是觀。爾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豈異人乎。今釋種是也。爾時拘瓊魚者。今流離王是也。爾時兩舌魚者。今好苦梵志是也。爾時小兒見魚在岸上而笑者。今我身是也。

爾時釋種坐取魚食。由此因緣。無數劫中。入地獄中。今受此對。我爾時坐見而笑之。今患頭痛。如似石押。猶如以頭戴須彌山。所以然者。如來更不受形。以捨眾行。度諸厄難。是謂比丘。由此因緣。今受此報。諸比丘。當護身口。意行。當念恭敬承事梵行人。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天子欲命終時。有五未曾有瑞應。而現在前。云何為五。一者華萎。二者衣裳垢圯。三者身體污臭。四者不樂本座。五者天女星散。是謂天子當命終時。有此五瑞應。爾時天子極懷愁憂。椎胸喚叫。爾時諸天子來至此天子所。語此天子言。汝今爾來。可生善處。快得善處。快得善利。以得善利。當念安處善業。爾時諸天而教授之。爾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三十三天云何得生善處。云何快得善利。云何安處善業。世尊告曰。人間於天。則是善處。得善處得善利者。生正見。家與善知識從事。於如來法中。得信根。是謂名為快得善利。彼云何名為安處善業。於如來法中。而得信根。剃除鬚髮。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彼以學道戒性具足。諸根不缺。飯食知足。恒念經行。得三達明。是謂名為安處善業。爾時世尊便說此偈。良友為善利。出家為善業。有漏盡無漏。比丘當知。三十三天著於五欲。彼以人間為善趣。於如來得出家為善利。而得三達。所以然者。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是故比丘。於

此命終當生天上。爾時彼比丘。白世尊。云何比丘。當生善趣。世尊告曰。涅槃者。即是比丘善趣。汝今比丘。當求方便。得至涅槃。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沙門出家。有五毀辱之法。云何為五。一者頭髮長。二者爪長。三者衣裳垢圯。四者不知時宜。五者多有所論。所以然者。多有論說。比丘復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人不言。二者不受其教。三者人所不喜見。四者妄言。五者鬪亂彼此。是謂多論說之人。有此五事。比丘當除此五。而無邪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諸比丘。五百人俱。爾時頻毘娑羅王。勅諸群臣。速嚴駕寶羽之車。吾至舍衛城親觀世尊。是時群臣聞王教勅。即駕寶羽之車。前白王言。嚴駕已訖。王知是時。爾時頻毘娑羅王乘寶羽之車。出羅閱城。往詣舍衛城。漸至祇洹精舍。欲入祇洹精舍。夫水灌頭。王法有五威容。悉捨之一面。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漸與說微妙之法。爾時王聞法已。白世尊言。唯願如來。當在羅閱城。夏坐。亦當供給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爾時世尊默然受頻毘娑羅王請。是王以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坐起。頭面禮足。繞三匝。便退而去。還詣羅閱城。入於宮中。爾時頻毘娑羅王。在閑靜處。便生此念。我亦堪任供養。如來及比丘僧。盡其形壽。衣被飲食。床敷



臥具病瘦醫藥，但當愍其下劣，是時頻毘娑羅王尋其日告群臣曰：我昨日而生此念，我能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僧，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亦復當愍諸下劣，汝等各各相率次第飯如來諸賢，長夜受福無窮。爾時摩竭國王即於宮門前起大講堂，復辦種種食具，爾時世尊出舍衛國，及將五百比丘，漸入人間遊化，至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是時頻毘娑羅王聞世尊來，至迦蘭陀竹園中，尋時乘羽寶之車，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頻毘娑羅王白世尊言：我在閑靜之處，便生此念，如我今日能供辦衣被飯食床敷，敷具病瘦醫藥，便念下劣之家，即告群臣：汝等各各供辦飲食之具，次第飯佛，云何世尊，此是其宜，為非其宜？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大王多所饒益，為天世人而作福田。爾時頻毘娑羅王白世尊言：唯願世尊明日就宮中食，爾時頻毘娑羅王以見世尊默然受請，時王尋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爾時世尊明日清旦，著衣持鉢入城，至王宮中，各次第坐。爾時王給以百味食，手自斟酌，歡喜不亂。爾時頻毘娑羅王見世尊食訖，除去鉢器，便取一卑座在如來前坐。爾時世尊漸與王說微妙之法，令發歡喜之心。爾時世尊與諸大王及群臣之類，說微妙之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淫為穢惡，出要為樂。爾時世尊以知彼眾生心開意解，無復狐疑，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爾時世尊盡與說之，當於坐上六十餘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六十

大臣及五百天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世尊即與頻毘娑羅王及諸人民，說此頌偈：祠祀火為上，書中頌為最，王為人中尊，眾流海為源，星中月照明，光明日為上，上下及四方，諸所有萬物，天及世人民，佛為最尊上，欲求其福者，當供養於佛。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便從坐起而去。爾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隨其貴賤，從家多少，飯佛及比丘僧。爾時世尊在迦蘭陀竹園中住，國界人民靡不供養者。爾時羅閱城中諸梵志等，次應作食，是時彼梵志集在一處，各作是論：吾等各各出三兩金錢，以供食具。爾時羅閱城中有梵志名曰雞頭，極為貧賤，趣自存活，無金錢可輸，便為諸梵志所驅逐，使出眾中。是時雞頭梵志還至家中，而告其婦。卿今當知，諸梵志等所見驅逐，不聽在眾，所以然者，由無金錢故。時婦報言：還入城中，隨人舉債，必當得之。又語其主：七日之後，當相報償。設不償者，我身及婦沒為奴婢。是時梵志隨其婦言，即入城中，處處求索，了不能得。還至婦所，而告之曰：吾所在求索，了不能得。當如何？時婦報曰：羅閱城東有大長者，名不奢蜜多羅，饒財多寶，可往至彼而求債之。見與三兩金錢，七日之後，自當相還。設不還者，我身及婦沒為奴婢。是時梵志從婦受語，往詣不奢蜜多羅，從求金錢，不過七日，自當相還。若不相還者，我與婦沒身為奴婢。是時不奢蜜多羅即與金錢，是時雞頭梵志持此金錢，還至婦所，而告之曰：以得金錢，當何方宜？時

婦報言：可持此錢，眾中輸之。時彼梵志即持金錢往眾中輸之。諸梵志等語此梵志曰：我等辦具已訖，可持此金錢還歸所在，不須住此眾中。時彼梵志即還到舍，以此因緣向婦說之。其婦報言：我等二人共至世尊所，自宣微意。爾時梵志即將其婦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又復其婦禮如來，足在一面坐。爾時梵志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告梵志曰：如今可為如來及比丘僧辦其飲食，爾時梵志還熟視其婦。時婦報曰：但隨佛教，不足疑難。爾時梵志即從坐起，前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眾，當受我請。是時世尊默然受梵志請。爾時釋提桓因在世尊後，叉手侍焉。爾時世尊回顧，謂釋提桓因：汝可佐此梵志共辦食具。釋提桓因白佛言：如是世尊，爾時毘沙門天王去如來不遠，將諸鬼神眾，不可稱計。遙扇世尊，是時釋提桓因語毘沙門天王曰：汝亦可佐此梵志辦此食具。毘沙門報曰：甚善天王。是時毘沙門天王前至佛所，頭面禮足，遶佛三匝，自隱其形，化作人像，領五百鬼神共辦食具。是時毘沙門天王勅諸鬼神：汝等速往至梅檀林中，而取梅檀著鐵廚中。有五百鬼神於中作食。是時釋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毘沙門今日以造鐵廚，與佛比丘僧作飯食。汝今可化作講堂，使佛比丘僧於中得飯食。自在天子報曰：此事甚佳。是時自在天子聞釋提桓因語，去羅閱城不遠，化作七寶講堂。所謂七寶者：金銀水精琉璃馬瑙赤珠車渠，復化作四梯陛，金銀水精琉璃

金梯陛上化作銀樹。銀梯陛上化作金樹。金根銀莖銀枝銀葉。若復金梯陛上化作銀葉。銀枝。水精梯上化作琉璃樹。亦各雜種不可稱計。復以雜寶而廁其間。復以七寶而覆其上。周匝四面懸好金鈴。然彼鈴聲皆出八種之音。復化作好床座敷以好褥。懸繒幡蓋世所希有。爾時以牛頭栴檀然火作食。羅閱城側十二由旬香熏遍滿其中。是時摩竭國王告諸群臣。我生長深宮初不聞此香。羅閱城側何緣聞此好香。羣臣曰。王。此是雞頭梵志在食厨中。然天栴檀香。是其瑞應。是時頻毘娑羅王勅諸羣臣。速嚴駕羽寶之車。吾欲往至世尊所。問訊此緣。是時諸臣報王。如是大王。頻毘娑羅王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國王見此鐵厨中有五百人作食。見已便作是語。此是何人所作飲食。時諸鬼神以人形報曰。雞頭梵志請佛及比丘僧而供養之。是時諸國王復遙見高廣講堂。問侍人曰。此是何人所造講堂。昔所未有。為誰所造。群臣報曰。不知此緣。是時頻毘娑羅王作是念。我今至世尊所。問此義。然佛世尊無事不知無事不見。是時摩竭國頻毘娑羅王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頻毘娑羅王白世尊言。昔日不見此高廣講堂。今日見之。昔日不見此鐵厨。今日見之。將是何物。為是誰變。世尊告曰。大王當知。此毘沙門天王所造。及自在天子造此講堂。是時摩竭國王即於坐上。悲泣交集。不能自勝。世尊告曰。大王何故悲泣。乃至於斯。時頻毘娑羅王

白佛言。不敢悲泣。但念後生人民不覩聖興。當來之人。慳著財物。無有威德。尚不聞此奇寶之名。何況見乎。今蒙如來有奇特之變。出現於世。是故悲泣。世尊告曰。當來之世。國王人民。實不覩此變。爾時世尊即與國王說法。使發歡喜之心。王聞法已。即從坐而去。是時毘沙門天王即其日語雞頭梵志曰。汝舒右手。是時雞頭即舒右手。毘沙門天王即授與金錠。又告之曰。自以此金錠投于地上。是時梵志即投于地上。乃成百千兩金。毘沙門天王報曰。汝持此金錠入城中。買種種飲食。持來此間。是時梵志受天王教。即持此金入城。買種種飲食。持來厨所。是時毘沙門天王沐浴。梵志與著種種衣裳。手執香火。教白時到。今正是時。願尊屈顧。是時梵志即受其教。手執香爐。而白時到。唯願屈顧。爾時世尊以知時至。著衣持鉢。將諸比丘眾。往至講堂。所各次第坐。及比丘眾亦次第坐。是時雞頭梵志見飲食極多。然眾僧復少。前白世尊言。今日食飲。極為豐多。然比丘僧少。不審云何。世尊告曰。汝今梵志。手執香爐。上高臺上。向東南西北。並作是說。諸釋迦文佛弟子。得六神通。漏盡。阿羅漢者。盡集此講堂。梵志白言。如是世尊。是時梵志從佛受教。即上樓上。請諸漏盡阿羅漢。是時東方有二十一千阿羅漢。從東方來詣此講堂。南方二十一千。西方二十一千。北方二十一千。阿羅漢集此講堂。爾時講堂上有八萬四千阿羅漢。集在一處。是時頻毘娑羅王將諸群臣。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及禮比

丘僧。是時雞頭梵志見比丘僧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以飯食之具。飯佛及比丘僧。手自斟酌。歡喜不亂。然故有遺餘之食。是時雞頭梵志前白佛言。今飯佛及比丘僧。故有遺餘飯食。在世尊所。汝今可請佛及比丘僧。七日供養。梵志對曰。如是瞿曇。是時雞頭梵志即前長跪白世尊言。今請佛及比丘僧。七日供養。自當供給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爾時世尊默然受請。爾時大眾之中。有比丘尼名舍鳩利。是時比丘尼白世尊言。我今心中生念。頗有釋迦文佛弟子。漏盡阿羅漢。不集此乎。又以天眼觀東方界南方西方北方。皆悉觀之。靡不來者。皆悉運集。今此大會。純是羅漢真人。運集。世尊告曰。如是舍鳩利。如汝所言。此之大會。純是真人。東西南北。無不集者。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比丘尼中天眼徹觀。如此比丘尼等乎。諸比丘對曰。不見也。世尊。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弟子。天眼第一者。所謂舍鳩利。比丘尼是。是時雞頭梵志七日之中。供養聖眾。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復以華香散。如來上。是時此華在虛空中。化作七寶交露臺。是時梵志見交露臺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前白佛言。唯願世尊聽在道次。得作沙門。爾時雞頭梵志即得為道。諸根寂靜。自修其志。除去睡眠。設眼見色。亦不起想念。其眼根亦無惡想。流馳諸念。而護眼根。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不起細滑之想。意知法亦然。是時便滅五結蓋。覆蔽人心者。令